

古可喜而文字精細有度蓋宋末舉業盛時
筆也後益以勝國及我

朝沿革事實得九篇載在下卷謂之續誌則
穀所僭於乎百世而下斯編將墜復有同余
志者乎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冬十一月至日漢陽歸

叟鎮人兩湖董穀謹識



續澈水誌卷之一地理紀



鎮人董毅修纂

陳鯉

徐蘭校正

徐濱

陳九職

吳起元

韓世積對閱

沿革

按舊誌晉光熙初有毛人三集洲上蓋泛於風

也居民貿易遂成聚落其地唐屬蘇州府海鹽
縣始置鎮宋立鎮官監之人煙極盛專通番舶
元時立嘉興路達魯魯花赤管軍上萬戶府華亭
則有青龍鎮海鹽有澉浦鎮皆置鎮遏達魯魯花
赤管軍中萬戶府後改鎮守即宣慰司是也
國朝洪武初緣邊皆設備倭衛所調官軍守之
嚴禁下海遂絕貪商而城堡迄今焉考之昌黎
文集毛人

乃是國名今海中自佛郎機國去此不
遠其人青皮逆毛恐即其種

風俗

人情事變與前代大異蓋自禁海築城官兵守

山脈

疆域

屬海鹽縣之德政鄉按舊縣誌里曰金牛介竹
 歸仁攜李村曰澈聖澈浦惠商近潮近潮久淪
 於海故東至青山海岸僅二里南至葫蘆山海
 岸五里東南至長墻山外四里東北至澈浦鎮
 巡檢司十有八里西南至譚家嶺舖一十里西
 至六里堰下橫涇河茶院一十二里北至豐山
 前秦溪梅園橋等一十二里西北至鮑郎浦通
 玄市一十五里皆古鎮境也陸路去縣三十六
 里水路去縣四十六里

山川

青山鎮之主山也城東濱海砂礫黃道山長
濟山相連上伏巖伏巖又謂之龜山
舊名白龍窟乃宋時番舶所聚長墻山在
實海其外巫子山大小二山在黃道山外篠山
有穿山洞石帆山南門海嶼下有帆葫蘆山在
似在南門石帆山靈潭石帆葛母山在永安
小濱海刊山在永安颺山在永安
有渾伏獅山在永安雞籠山在永安
水伏獅山湖在永安雞籠山名徐灣
特見大山在湖上土民徐信墓在馬左有蓮九
因名大山花峯右有合掌石頂際有聖半石
杞山杞山在永安湖子丑之位謂之杜家灣九
在中湖塘西連譚家山譚家山在永安湖西有高嶺過此
譚家山相連譚家山入海寧縣界乃南唐仙人
譚家山相連譚家山在湖西北吳地誌昔有牛黃
譚家山相連譚家山道處金牛山村民畢伯通與弟隨之牛穴山

而八二人鑿山崩危分皆危穴平取名家字
 記又謂之會骸山上有鼻蘇二大王廟宋時入
 海寧縣誌祭典其事又存大旗山在孤灣村相傳
 與前說不同廟今見存
 此夾山在謂之龔墳山國初陶給事戴在馬茶
 磨山在獨匯涇前紫雲山建中時有村人出時
 常有紫雲覆之朝廷謂之詔入宮相傳其女
 生癩瘡詔取至嘉禾此一夕癩脫髮生其長
 尺至今所至之金粟山在茶院角里山在茶院
 地謂之八尺云
 吳家山在西門外鳳凰山在吳家月山在六里
 側泊槽山鎮惟此山最高羅漢山與泊槽相連
 澤山在泊槽山前與礪頭門山相峙中為大
 路翠屏山之陰也
 嶺山有普明院今廢

墓山在慈步山大步山在石馬山東北草廟小步山
 相連石馬山與礪頭門山相連宋時官給亭戶
 之隱石屋山屋上有石楊山石塔山馬鞍山
 碧里山四山相連葛山東有龜山其低小以上
 之東管山去城九里周村秦馬山在沿海
 州中後魏鄆道元水經稱秦望山晉樂資九
 又有秦駐馬望虞山與秦駐山相連登豐山
 村落聚馬望虞山之可望上虞故名豐山
 溪上相傳始皇屯兵於此有石屋嚴家山潘
 三所有發之者蜂蟻蛇虺不可近
 家山荷池山羊頭山此四山皆秦譚家嶺
 在西門外十里即前邵灣嶺在黃巢野鴨嶺在
 譚景昇得道之山也

里堰 黃茅嶺 在泊樓山側 分金嶺 在馬鞍山相傳 羅

漢灣 在羅漢山下 葱竹灣 在吳家山後 細米灣 即細柳灣在鳳凰山

前姚灣 徐灣 在雞籠山側土民徐信世居之

滅惟徐尚有 蔡灣 唐家灣 在大山前 夏灣 陳灣 邵

灣 在邵家山 孫灣 在孫家堰 碧里灣 在碧里山 杜曲灣 在九仰

天塢 在鷹窠山下 文溪塢 隱馬山分支兩山如巷有村落奇秀幽僻儼一屯源

秦駐塢 在秦駐山民居作聚自成村落

議曰嘉禾闔境水多山少而山皆聚於澈浦

蓋自天目龍飛鳳舞萃於錢塘迤邐而下至

阜亭遵海而北結聚於此秀發雖不迨武林

然亦風氣所鍾東坡所謂山住水亦住故本

鎮山多而水少也實供一境樵蘇而煮海者

尤賴焉但自昔山稅每畝米一升自均平糧

科以來米畝五升則為累甚矣然非山之累

人人亦有尤焉耳如茶如竹如桐如漆如

如栗銀杏楊梅皆可樹之以獲利而不植之

顧獨種松十年一伐以為薪人生能幾伐哉

而子孫果能相繼樹乎無惟乎山之重也嗚

咎稅重愚之乎見哉

海自鎮之東南西皆匯於海南望則隔上虞之

山西激則成錢塘之潮濤聲晝夜吞吐實賴
青山葛母葫蘆長墻諸山石根林立無善崩
之患按宋誌番船皆聚於龍眼潭諸貨皆由
招寶關入運河抵六里堰車盤過埧流通吳
浙又有東浦潮自浦入逢鮑郎浦竈丁汲以
煮鹽今皆湮塞不知當時故道何如也

永安湖在鎮西南七里有長堤分為二湖羣山
環之獨缺其南之十二闢海如門越中峯巒
羅列於天表而湖則南面全受之周一十二
里凡三千七百畝東置水閘備蓄洩以灌一

境之田中產紅蓮白蓮蘋花芡實等皆野生
中央有土方數畝高出如臺可作亭榭獨恨
淤淺易涸維屢經申請竟未能疏濬也

六里河自城壕石灰橋下西抵六里堰古上河
也兩傍之田實賴之堰傍居民造作小舟搬
運城中貨物并鹺賈引鹽以覓微利然客舟
不能及城往來殊不便也鎮市荒涼職由於
此誠能濬深丈餘便可以通下河而無事於
堰矣正德十一年大旱雖經該所申請
察院督令有司疏濬但弊多公少而迄無成

魯塘河在北門外迤東北浴隱馬山一帶據武
原誌縣南古有白塔港名藍田浦亦名魯浦
紹興三年知縣李直養重濬又自魯浦開道
十八里至鮑郎鹽場以便鹽運以灌農田利
益甚大今魯浦已淪於海而澈河舊跡猶存
至今名爲魯塘河但久佔塞

議曰澈浦自城陸路去縣三十六里止可輕
身往來不能擔負水路自城至堰凡六里自
堰至涇塘橋三十里又十三里至縣前共五
十里水道紆遠加以過堰煩難倉糧上納艱

苦軍常乏食裝載兵仗等件路遠一時難濟
抑且土民上納稅糧里甲到縣卯酉常苦路
遙風寒暑雨最爲不便查得舊有水路一條
自本縣天寧寺前八里至涇塘橋又十里至
雪水港俱是通河又自雪水港七里至澈浦
北門古名魯塘河原係各宦李直養開鑿以
便鹽運歲久淤塞被八佔種舊跡猶存連年
海寇出自柘林從秦駐山來者不敢近城皆
從此處驀越下鄉徑至袁花硤石皆緣無水
阻截之故有能奏請動支官銀七八百兩專

委廉能民職丈量估計雇倩蕭山土工不過一月接連雲水港到縣止有二十五里比之六里堰便宜一半而有八利一則攔阻海賊不能下鄉二則賊至城下官兵水陸夾攻彼將焉往三則搬運兵仗糧食易於接濟四則人民應役切近可免步趨五則鹽運疏通不勞過堰商人輻輳六則貨物駢集城中殷富官軍可守七則沿河兩涯草蕩皆成膏腴田畝八則水路既通可造船隻不拘歲月裝載激山頑石到縣堆滿天缺龍王廟等處石塘一外內護塘根外拒賊艦萬年牢固可免脩築年省各縣歲派六千兩海塘夫銀所費不多而有無窮之益如此顧地方僻處下情無由上達耳

市河按舊誌古運河在鎮市中番船聚於長墻山下龍眼潭商賈留易從招寶關入運渠經過市中謂之塘上其間有巷謂之塘門街有閘有廟謂之閘頭巷至今存焉此河西抵六里埧南通錢家浜入永安湖實鎮中之孔道也自國初絕海商置城守此渠遂絕市河

漕塞為民居惟於西城設水關通流至常積倉前以便糧運而已別有一支自東繞過北門謂之舊城河出丁家橋會於倉河然亦微細漕沒將盡矣

湖河自永安湖開口而下一支西北流至孫家堰一支東南流過八字橋入錢家洪以達市河皆古水道也今則錢家洪填塞至油車堰而止

轉水河在六里堰上地形高阜湖水盈溢則有滄沒之患故於堰南置閘轉出下河以時啓

閉備旱澇有二座

里濱湖在南湖際獨匯涇自六里堰下過東

村橫涇河自六里堰張公橋下過北鴉鵲洪自

公橋進而止即舊誌鴉鵲橋下沿山水道將至

金水堰在鎮北十里地高阜不通水道秦溪

在鎮東北十里自秦駐山發源流至于此故謂

河東浦按舊誌在鎮東直通頤頭鮑郎浦去

北十二里古通東浦後涇寒浦水尚存頗闊

堰垣

六里垣 孫家堰 沈家堰 前金垣 後金垣

謝家堰 張家堰 顧家堰 南門西堰

金水堰 大河堰 南門外城水閘塞而不通

見在閘四座

南湖閘 北湖閘 轉水閘二座 成化年間本府通判張岫

親詣地方相視高下置閘二座至今民受其利

橋梁

丁家橋今對廣備地廟 鹽司橋即舊誌通

安德橋在今陳百戶門前 西石橋在今水門內

錦繡橋在廣福廟西城下 板橋在海門寺後

寺橋海門寺前 石灰橋在水關外

鹽倉橋在今鹽場門皆自此橋左右鹽倉設于顯頭

鄔家橋 打鐵橋二座皆鹽倉右

柳橋即今柳家橋當六里河之中

徐家橋六里堰上 馬路橋在西門外官路

王家橋吳王廟後 聖湖橋

迎春橋二座夾峙今名八字橋 吳王廟橋在廟前

張家橋八字橋南 永寧橋在湖閘口

施漣橋正對施漣村在徐灣村 蔡家橋在獅山東

楊家橋孫灣側 轉水閘橋在閘前

勒鯊橋在北門外 湯家橋在北門外

棗核橋河靠城

張公橋六里

六搭橋張公橋西二里

孫老橋橋與六搭相近

鴉鵲橋張公橋進過東

愚溪橋茶院東南

西安橋在獨匯

根竺橋今在茶磨山西謂之大橋

馬駐橋橋在大南

廣濟橋金粟寺前

大平橋茶院中

石碑橋天手北

仁和橋寺銓西

招寶橋茶院北

秦皇廟橋角里東

黃坂橋角里西

野橋角里北

八字橋楊家東

爛皮橋五河側

金家橋陸司空西

東浦橋

西浦橋俱餉郎浦上

石鼓橋秦山下

宋老橋宋亭北

東洋橋豐山東

夏灣橋

楊坎橋俱雪水港

何家橋葛山前

管山橋管山東

東鹹塘西鹹塘二橋俱管山南

三郎廟橋在廟前

石角橋豐山西南

蓮花橋

報因橋俱梅園東

梅園橋

寧寧橋

嶽廟橋

李宏橋法喜寺前

招寶橋通玄環橋側

環橋通浦北入

已上自環橋起迤邐至石鼓橋止河流發源於秦
駐山迄今謂之秦溪法壹寺石刻秦谿二字猶存
土產

五穀

稻 柳橋早晚其名甚多

大麥 小麥 裸麥 蕎麥

黑豆 青豆 黃豆 豇豆

京豆 豌豆 蠶豆 羊眼豆

黎豆 赤豆 飯赤豆 蘆粟

貨

鹽 苧布 綿紬

藥

枸杞 牽牛 半夏 蒼耳

蛇床 香附 益母 香薷

瓜蒌根 吳茱萸 地骨皮 夏枯草

金銀花 紫蘇子

蔬

蘿蔔 冬瓜 生瓜 絲瓜

甜瓜 葫蘆 茄子 青菜

芥菜 白菜 甜菜

燕 蒜 松花蕈

木

松 栢 桑 栢 柳 楮

椿 榆 槐 檀 朴 梅

桃 杏 橘 棕 李 梨

檉 香茶 冬青 白楊 烏榕 烏桕

棠 楊梅 花紅 橙 香圓

草

茆 勒干 蘆葦

竹

淡 茆 台 紫 烏金 玉葦

桃絲

蓄

馬 牛 羊 豕 猫 犬

鷄 鶩 鴨

鳥

雉 鸚鵡 鵲 鷺 鷹 鷄

鴟 鶻 燕 雀 鸛 鶻 鶻 鶻

鴈 烏 黃鸝 百舌

麋 兔 鹿 獾

鱗介

鯽 鯉 鮎 黑魚 青魚

黃頰 鱸 鱖 鱖 鱖 鱖

鱔 鰱 龜 鼈 鱉 鱉

蜆 白蛤 鮮蛤 梅鮫 黃甲 田螺

螺 蚶 蚌

續澉水誌卷之一地理紀終

續澉水誌卷之二職官紀

軍職凡四曰正千戶曰副千戶曰百戶曰領

皆海寧衛屬有司三員曰巡檢曰場大使曰倉

大使俱隸海鹽縣

正千戶一員正五品武德將軍

楊蠻直隸蒙城縣洪武中子先孫貴調邳州衛

傳謙宣德十年來任傳潤楷重此承勳

副千戶四員從五品武略將軍

于誼含山縣籍傳子淵陞副千戶洪武二十八

年來任傳懋獻瑄祐炳守臣煥守爵嘉靖三

十三年坐爲兵船追勦受賞

李泉登豐縣籍子祥龍金吾衛副千戶洪武二

十七年來任傳允璇寧鸚恩憲

李興旺合肥縣籍洪武中陞府軍衛副千戶子

福宣德八年至傳盛昇節欽景

石玉清豐縣籍靖難功陞隆慶衛副千戶泉襲

正統八年來任十四年征金處受賞傳璽鎮

鑾

百戶二十員

現在十八員正六員
招信校尉月俸三石

余潤河津縣籍洪武中陞今職二十八年來任

永樂四年征安南受賞傳忠銳瀾椿雲

呂得零陵縣籍永樂中子興陞今職傳真正

八年來任景泰元年金公岩戰沒傳剛信

嘉靖三十一年海賊登劫同子爵戰沒繼忠

優給候陞

趙祥盱眙縣籍洪武中陞今職子信二十四年

來任永樂六年安南戰沒傳本昂嚮和淮

馬福博平縣籍洪武中陞今職謫金齒衛子良

襲二十七年來任傳榮昂預聰

王玉合肥縣籍洪武中陞今職十七年來任傳

廣永樂七年征交趾傳剛雄謙正相家賓

劉成高平縣籍子順永樂中陞今職傳斌正統八年來任十四年征處州受賞傳能正德八年征開化受賞傳賢寬璧璠

左貳馬邑縣籍永樂中陞今職傳至真正統八年來任傳敬征金華受賞傳全勝天祥

郎暹山東兗州府單縣籍永樂中戰沒子銘陞今職十六年調海寧新子汶正統五年征金華傳旻武勇助正德六年至傳舜臣嘉靖三三四等年殺賊受賞

楊遇春蕭縣籍傳至銘永樂中陞今職正統八年來任傳輔忠信功

胡會南豐縣籍洪武中陞今職傳至浩成化十一年來任傳寬偉靖寵嘉靖三十三四等年殺賊受賞

朱成定遠縣籍洪武中陞今職傳榮二十六年來任傳昭英正統十四年征處州傳祥松震臣嘉靖三十四年殺賊受賞

黃子成東莞縣籍傳本奴永樂中征西洋陞今職傳貴正統八年來任景泰元年征處州傳

福雲漢鍾嘉靖三十三年五月間倭寇攻南
城鍾禦之退因推領水兵受賞

郭信松滋縣籍永樂中陞今職在交趾受賞于
與正統三年來任四年征金華傳教順樂勳
舜卿嘉靖三十三年伐城發矢中賊逃
陳壹溧陽縣籍子貴洪武中陞今職傳瓚景泰
元年征金華受賞傳武德湧至九州

姚祿潛山縣籍洪武中陞今職二十七年來任

傅真全暹景泰元年征金華受賞傳勇
岑戰沒子思舜陞千戶

徐彬壽州籍永樂中陞今職傳敬正統八年來
任十四年征金華受賞傳智恩漢

余壽通州籍洪武中陞今職傳綱永樂八年來
任傳旺壽昌宗韜勳嘉靖三十四五等年殺
賊受賞

史興九丹陽縣籍洪武中陞今職傳至文永樂
六年來任傳斌景經昭章

鎮撫二員

從六品
月俸二石二斗

陳興昌化縣籍洪武中陞今職二十八年來任
永樂二年征安南傳選璫輔鑾受經

林景清海豐縣籍洪武中傳勝正統八年來任
陞鎮撫傳保方秀忠嘉靖三十五年擒賊受賞

澈浦鎮巡檢司

巡檢一員馬喆夫 司吏一名

鮑郎場鹽課司

大使一員毛鵬 攢典一名 書算二名

常積一倉

大使一員 攢典一名 二卷終

續澈水誌卷之三 公署紀

公館一座在東門大街

頭門三間 儀門 前廳三間 後廳三間

兩廊東西各三間 基地六畝七分三釐八毫

澈浦守禦千戶所在東門內大街公館之西

鼓樓五間 儀門三間 大廳三間

後堂三間 耳房二間 東庫房一間

西軍器庫一間 正廳東西為廊房

土地堂一間在儀門左 監房十間在西門外

鎮撫廳在儀門內今廢

旗壽廟在正廳北久廢

所基地一十九畝八分七釐五

澈浦鎮巡檢司

宋在鎮市浦東今在東北十八里秦駐山北洪武二年設置于澈浦鎮城德化坊後因風潮摧圮七年巡檢王德遷于本鎮安德橋東十九年因設千戶所巡檢愛顏改移于此築堡高二丈一尺闊五丈周回一百十丈南北門二座濠深五尺闊三丈演武場一處徭編弓兵一百二十名

鮑郎鹽場廨

古在本鎮通江橋側右有秀野堂

國朝遷出水關門外臨河以便撥船門道官廳廨舍分倉屋共計四十七間右為分司廳徭編工脚先時十名今八名

常積一倉

原係軍倉舊在千戶所對過直南基地九畝一分三釐八毫洪武二十二年千戶孫信首建倉屋二十四間定為四廩至三十年千戶朱貞以水次不便移造新倉在西門內臨河以通水關

續澉水誌卷之三
基地一十六畝三分二釐六毫厥如前數俱係
本所帶管正統二年改立民倉設官以司會計
立官廳廨舍門道以貯各縣解到軍糧徑編斗
級正四名貼十六名今亦不拘也

續澉水誌卷之三
公署終

續澉水誌卷之四
貢賦

區圖

係海鹽縣十三都分爲三區曰東南曰西南曰
東北在宋皆鎮境也今雖里分異宜而河山不
改自附鎮東南一區而言洪武以來原額五里
嘉靖三十年造冊因圖貧併作四里有一界二
界三界四界五界龍師鹹淡潛鱗河海等圩里
長六名當值官府往來抵應後止四里今撥東
北區一里西南區一里共當原是六名不缺

丁產

東南區人口一千六百七十口田地一百三十八

頃二十七畝六釐八毫開除積荒一十六頃

一十四畝四分四釐二毫實在田地一百二

十二頃一十二畝六分二釐四毫山蕩六十

七頃五畝三分七釐二毫開除積荒四十一

頃一十三畝九分九釐三毫實在山蕩浜灘

二十五頃九十一畝四分三釐二毫

西南區人口二千三百四十七口田地一百九

十四頃三十九畝三分五釐七毫內包補挑

掘築塘地五畝三分九釐山蕩浜灘等項一

百五頃七十三畝五分一釐三毫

東北區人口二千三百八十八口田地三百二

十四頃八十一畝五毫內包補築塘田地一

畝七分三釐二毫積荒田地五頃三十六畝

六分八釐山蕩灘浜等項五十二頃四十七

畝七分五釐四毫

稅糧歲造實徵難以數定

筆曰詩有之小東大東杼軸其空以言賦役不

均覃大夫所以告病也故永郡之貧海鹽為最

鹽之貧澁為最甚矣民之可哀也其在古

十三都至爲富庶凌遲至今十不及一戶口
以五不過如前所錄然亦直據見今黃冊云爾
十年再造又非舊額故田地之數不可以爲典
要而糧又歲徵不一尤無定規以計筭蓋積
弊不可勝窮嘉靖戊申賴郡主

左山趙公瀛均平糧則不拘田地每畝皆以二
斗五合起科不拘山蕩每畝皆以五升起科永
爲定例由是存糧積蠹無所容姦兒童婦女皆
可輸納固沒世不忘矣但糧役煩難人思規避
徃徃竄入別都故事產日蹙地方愈加艱窘近

幸

當道欲行各里自收不設糧役甚盛心也但在官
小人利於有事而不便於安常多方計阻殊可
歎息誠能斷然行之又豈激鎮一隅之福而已
然貧薄之源固起於糧差而糧差之弊莫大於
飛竄孰能聞於當道必使田產各有定額止許
越區置買不許越區開收都不過都一如縣不
過縣每里田地十甲通融里或窄陜鄰圖撥補
務使均平如一則不必僉審亦無爭訟一年糧
長九歲安閑原頭不多收頭減省久安長治莫

出於此否則影射多端虛耗轉甚雖通都大邑
有不能友而况澉鎮彈丸之地不至人消物盡
不已也然獨不便貴高之家勢實難行非有爲
國爲民不畏強禦若左山公者不足以辦此抑
考均平之法固至善矣亦有下情不能達者澉
鎮濱海一帶斥鹵高阜無水去處約有四千餘
畝厥壤下下不可以田與尋常宜稻之地不同
雖身麥三升常苦旱荒况秋糧乎蓋非法之不
善乃土之無良耳居民貧瘠時有怨咨似須實
查患地稍與從輕比之其他量爲減半二畝計

澉浦鎮稅課局

按舊府誌宋係鎮官兼職元爲澉浦務

國朝洪武元年係海鹽縣稅務兼管洪武三年
除校副使郝恕開設洪武十四年改除大使管
事本縣纂節半邏等五處本鎮纂節即通玄茶院
二處後復併入本縣稅務今無

鹽課

按府誌成化五年右副都御史刑宥按臨整理

鹽法鮑郎場一千零七丁水鄉折色二千八十
四引零八十斤折銀一千四百五十九兩六分
本色一千五百六十七引一十四兩一錢每引
二百斤今兩浙鹽誌云原額五千一百二十九
引議處通融改出一千八百五十六引抵派鳴
鶴場訖止存三千八百七十三引竈丁一千五
十五戶一千七百二十丁總催五十名原額大
丁四百一十七分五釐每丁該銀一兩一錢
五分五釐四毫四絲一忽六微實徵小丁三千
一百四十一丁每丁該銀一錢五分七毫五忽

二微九纖二秒額鹽三千六百五十三引二百
二十八斤一十四兩一錢每引四百斤水鄉折
色二千八十四引一百五十斤該銀一千二百
五十兩六錢二分五釐鹽價銀一千一百八十
二兩五錢九分六釐係海鹽等九縣包補徵解
草場價銀六十八兩三分係海鹽縣徑解濱海
竈鹽一千五百六十九引七十八斤一十四兩
一錢該銀九百四十一兩五錢一分八釐三毫
二絲一忽八微七纖五秒折色鹽七百八十引
一百二斤該銀四百六十八兩一錢五分三釐

該海鹽縣秋糧餘米內包補徵解本色鹽七百八十八引三百七十六斤一十四兩一錢該銀四百七十三兩三錢六分五釐三毫二絲一忽八微七纖二秒

灘蕩

灘場四千一百六弓一尺五寸草蕩九十二頃一十四畝九分五釐二毫八忽每丁分灘場二弓五寸草蕩一十五畝六分八釐

團盤 東團 西團 南團 北團 東北團

額定官鹽三十塊分給竈戶有差每鹵一擔成

鹽二十五斤

議曰鹽之有權泊漢已然歷代因之其法不一入

國朝始有存積常股之名以備邊商關中皆本色鹽耳法久必弊弊極必更一變而為成化中御史林誠之折色再變而為正德中御史王朝用之買補三變而為今嘉靖中知縣夏浚建議折色蕩價皆包補於秋糧所謂存積常股不知為何物矣時移事換其勢靡常通變宜民以紓竈困固亦善矣然批查勸振經時積歲而商人

有乾沒之嗟大夥公行兇器畢備而私販有跋
扈之勢日巡月解破家完官而應捕有陪納之
屈畏罪守法魚餒肉敗而遠鄉有倉淡之苦是
皆權之爲害又非特鹵丁終歲勤勤勞其筋骨
餓其體膚而已也鮑郎之課丁鹽皆有定額難
蕩各有處所而又民差量克繡斧使者每加優
卹粗爲少安但恐不能久而無變嗟乎安得豪
傑之士一求改弦易轍更化善治之道者乎
屯種一所

在城外西北五里百戶一員原額旗軍一百一

十二名派種海鹽縣田地一十三頃七十六畝
每年本色子粒五百餘石屯軍見在四十六名
餘丁九十七名縣誌云每田一畝納糧二斗每
地一畝納糧一斗六升

歲造

澉浦千戶所歲造軍器二十副

城池

洪武十九年九月
高二丈四尺五寸
洪武十九年九月
高二丈四尺五寸
洪武十九年九月
高二丈四尺五寸
洪武十九年九月
高二丈四尺五寸
洪武十九年九月
高二丈四尺五寸
洪武十九年九月
高二丈四尺五寸

續水志卷之五兵衛紀

城池

宋元以來係澈浦鎮市井初無城郭

國朝始築城周圍九里三十步濠塹周圍二千

一百丈深一丈六尺闊一十六丈城基一頭六

十五畝九釐一毫障隄一千八百七十五個吊

橋四處窩舖一十九座旱門四東曰延春西曰

肅武南曰靖溟北曰拱辰水門一內曰活源外

曰通儲按嘉興府舊誌城周圍八里一十七步

高二丈四尺五寸洪武十九年九月

欽差安慶侯榮陽侯委本衛千戶費進等官度地築土爲城永樂十六年都指揮谷詳等巡禦以磚石包砌正統八年

欽差侍郎焦宏令杭嘉湖三府備料更加包葺水門一座池周圍九里零三步今云城圍九里三十步蓋指城壕而言也當時築城失于疏畧城既欠高且不陡峻突如階級可以負戴而登嘉靖三十等年倭寇屢至官府時加修葺換舊增新勢頗嚴正但濠水雖闊而淺甚深處不過三四尺風信之月未暑先乾如履平地無險可

恃有保障之責者其容緩視乎

職基并軍營地共四頃零三畝五分九釐九毫

四門兵馬司共地二畝八分六釐五毫

四門月城并吊橋及水門河共一十四畝四分

四釐四毫

沿城喂馬地二頃七十五畝三分八釐

軍伍

洪武初禁草通番至十七年正月十五夜倭夷

登劫殺害十九年始調千戶孫信王懋率百戶

朱祥等十員旗軍一千一百二十名防守至二

十七年五月十三日倭夷登岸失機再調百戶
余瀾等十員旗軍一千一百二十名相兼守禦
其後宣德正統景泰等年倭夷屢擾仍撥湖州
海寧嚴州等軍餘五百名常川帖守弘治二年
欽差巡視地方右侍郎彭 按臨將本所餘丁
三丁抽一頂補一百二十名發回湖州等軍除
訖經今七十年間流移死絕止存正軍六百八
十名

議曰該所額設正軍二千二百四十名除官俸
外每軍名糧八斗每月該糧一千七百九十

石一年該糧二萬一千五百零四石俱派杭嘉
湖紹等府上納固定制也太平既久逃絕數多
止存正軍六百八十名每月止該米五百四十
四石比之定制已少一千二百四十八石固宜
倉中之粟紅腐而不可食而六百八十正糧仍
又不足則定制一年二萬餘米皆安在耶且八
斗口糧父母妻子衣食皆在于此未粒未支使
用先派經年一放債主紛然仰事俯商將安遂
乎餘丁原不支糧終歲執役寧無不均之嘆是
無乎逃亡之多也已近因寇亂蒙

軍門闕實 驍兵於是官舍餘丁皆得食糧
幾可矣但運道艱難糧役畏憚未不時至軍常
空乏似須有以處之則足食足兵可以固守而
無事於容兵之募矣

教場

在南門外計六十三畝九分九釐六毫按府誌
云周圍二百五十七丈七尺
議曰鼙錯有言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
可用以其將予敵也令之兵勢誠如錯之云矣
二百年來邊徼無事軍當民差民缺軍餉習以
為常不復知訓練之事演武之地樹為茂草一
旦三韓告變如處女戶不知所適亦何貴於兵
哉是故朱整玄甲乃古人之成法我

太祖所以定天下者也正德初年猶及見之乃今不
復識矣甘以血肉之軀自獻於賊彼徒知輕快
利於逃生而不知赤身反以速死否則

向皇帝之智顧有所不如乎戰之長技莫先於射今
亦不復以射為事夫射用弓矢猶可諉也今海
濱石子最多而張青飛石之技不過取之水濱
非若弓矢之難辦亦何憚而不為乎刻木為人

立於五丈之地取石打之以中面為入格中目者受上賞而中身者弗論也假如十石以中入九為入格全中者受上賞而中少者免責也其初習也自近而漸遠始於二丈馴至五丈能出五丈之外者愈遠愈奇乘城擊賊見効甚速其他器械悉皆操習技成膽斯壯矣足食之後必當務此彼亦自衛室家豈獨親其上哉

砦堠

總砦

葫蘆山砦

西嘴砦

東鹽團砦

渾水砦

東中砦

西鹽團砦

青山砦

青山東嘴砦

牆山東嘴砦

平洋砦

水關砦

南湖塘砦

新添大坡門砦

望夫臺砦

黃泥砦

廟山烽堠

西山烽堠

墻山烽堠

秦駐山烽堠

操備南海口厰房

基地二畝九分

陸路東海口厰房

基地二畝

湖州貼守厰

基地二畝二釐三毫

總砦

基地二畝九分

葫蘆灣厰

基地二畝常有賊船泊此險要

舖舍

澉浦東門舖十四里至長川舖十里至藍田舖交

海寧縣界

續澉水誌卷之五

續澉水誌卷之六祠宇紀

城隍廟

在南門大街基地

東嶽廟

在今北門內臨街宋時最重嶽祠故有

乃以奉觀相公神者一方敬畏香火嚴肅

天妃宮

并神道坐落南門大街基地五分

神廟一座民間每百家立一社戶所立

天妃龍王是為總官原設南門外操備厥前

張王廟

在大街市中稍西即舊志所謂張帝廟

今建康英靈坊十廟有碑

廣福廟

即今所謂土地廟也在北門內禪

真君堂

即青山山下醫靈院也真君姓吳名猛東晉時許旌陽弟子斬蛟療疾大有功於

黃道廟

即舊誌頭應侯廟也在長壩山上臨龍眼潭宋建炎三年間書船皆聚於此其神甚靈舊誌可考自國朝禁海之後廟遂頽廢止存遺址潭亦沙沉漲塞無存近因倭變調習水兵皆泊山外神忽作祟見夢求祀遂為立廟俄而潭忽坍出復舊兵船遂有所歸其異

吳越王廟

在西門外八字橋邊舊志詳矣

秦始皇廟

在鎮東北十八里秦駐山上始皇南巡駐蹕此山今廟前有飄松一方代去復生時顯戈甲尤惟之異

臯蘇將軍廟

在金山

懶玉廟

在此門外三里謂之懶頭門山上

禪悅寺

即舊誌禪悅教院在西北門內俗謂之木靖康元年賜額僧法真開山今寺廢基存惟餘鐘樓在焉

闌頭菴

在北門內小街末時招氣運河至此有闌而菴臨之故名今闌已而廟存內供觀音其籤極靈

海門寺

在南門大街即舊誌祐禪菴宋僧永法重建題梁至元乙亥高林壽禪師復建至正癸卯天真則禪師鼎建大殿山門等宇洪武二十四年清理佛敎造週知冊併入法喜寺永樂元年奉例仍復本菴三年景南忠禪師建大悲閣宣德乙卯東濟福禪師請到今額基地三十畝事詳碑記內有雪堂春社係僧明秀法叙集縑素修淨土之所寺有古栢二株三百餘年物也

寺有古栢二株三百餘年物也

觀音寺

在北門大街市內即舊誌永福教院也宋為徑山接待院今依呼為小寺尼姑召之

延真觀

在西門內大街南即舊誌真武廟也元氏謂之梳粧樓入國朝草土官置城守楊

悟空寺

在永安湖側荆山上舊名永安寺宋治平元年改額今寥落甚矣宋有五顯廟

金粟寺

在茶院金粟山去城十二里宋開寶乙巳錢武肅王賜號施茶院祥符元年

法喜寺

在通玄市初自梁書有神僧良準歷代顯古碑寺廢嘉靖間僧戒持重建許和翁為

嶽廟

在通玄市中喜寺左

覺林寺

在豐山元至正甲午僧梵琦開山名實相卷洪武宣德中增建天順二年賜額

碧里寺

在碧里山元時建今廢無存

福慶菴

在海門寺南弘治間有僧本端居之結草龕靜坐四十年卒

玉芝菴

即湖海山居嘉靖初僧法敘買荆山一畝築精舍修禪樹青松碧梧翠竹極幽

雲岫菴

一名雲鷲在鷹窠頂最高處九曲而上自宋南渡來許宸世居此立廢趾尚存

水月菴

在茶磨山東南週圍皆水故名

丁山廟

在大步山上居民新創以奉揚四將軍蓋潮神也

三郎廟 在奈溪上故老傳云昔有兄弟三人生有德行及卒人祀之為土穀神祠三村

各分立廟疾
病水旱禱之

二郎廟 五六郎廟 陳摠管廟 陸司空廟

俞歷廟 朱王廟 以上皆各地
方土穀神祠

岳武穆王廟 在干戶所公廨左嘉靖癸丑以後
倭夷連寇海上屢至城下官兵悉

力捍禦百戶余助郎舜臣默禱王于城上通
見神兵數輩約長丈餘金戈鏗馬出入山中
自是歲皆寧謐我師屢捷於是助臣等申請
建精忠祠以答靈貺保境安民實戊午歲也

俞歷廟

朱王廟 內有判官神善醫祈禱
甚靈近被士民漸侵之

續澈水誌卷之六祠宇紀終

續澈水誌卷之七人品紀

宦蹟

宋之仕澈者自趙潛夫而下具見前誌不重錄

自元迄今凡有功於鎮城者則書之庶不沒

其善以爲來者勸也

元楊梓中大夫浙東宣慰副使僉都元帥府事

嘗鑄禪悅寺銅鍾今二百餘年猶存鎮一城

風水

楊耐翁梓子浙西道宣慰大巾性至孝喜施

舍獨建六寧寺觀音殿又以已財闢闈招民

居之由日人烟輻輳番舶歸焉餘詳齋糧記
明費進 國初本衛千戶奉安慶侯榮陽委度
地築土名城

谷祥都指揮永樂中巡禦加以磚石包砌城垣
焦宏侍郎巡視至澈重加包葺四門月城并水

門一座

孫信 國初千戶首建倉屋

朱貞千戶復置新倉

戴迪紹興衛指揮正統八年奉委用石包城

張岫成化中嘉興府通判親詣本鎮相視高下

置立轉水河等三閘至今民受其利

楊楷本所正千戶貌魁梧有膂力掌印四十二
年務本力穡以倡手下軍民安堵

楊璽楷子襲蔭有孝行知文墨一廡如水盡心
職業弘治中建造本所儀門後堂不費軍伍
不煩有司不幸早卒無不感泣

夏浚江西玉山人由進士任本縣知縣四門譙
樓歲久摧圯俱浚重建

楊和杭州衛指揮嘉靖初備倭把總澈城水門
久塞糧運不便公督軍士開通不日成之人

情大悅

顧邦重寧波衛指揮廉明有文把總浙西激軍
至貧又有養馬之苦十室九空公申請革除
五十四匹止存十匹士大德之

張鉄台州衛指揮清才雅量美詞翰把總浙西
激兵成長沙灣者相去八十餘里饑寒困頓
與苑為隣且無實用而本城空虛反加撥遣
公申請撥回陰隲甚大

李希賢福建汀州衛指揮統領水兵守激謙虛
不伐厚重有為邀擊賊船長墻山外斬獲無

箕士氣大振

徐行健海寧衛指揮倭夷之亂守備激浦失元
太平既久軍旅廢講公至斬然一新振肅綱
紀夙夜匪懈鼓舞士氣始至人情不安久則
點然以定今行禁止無不如志樓櫓板築繕
治堅定用能却賊於郭門殲寇於村落長驅
百里以赴強敵力戰死之

朝廷報功長子陞都司次子蔭指揮

李茂本縣典史勤慎明敏歲甲寅守激賊攻城
悉力捍禦人多其功

鄭茂莆田人由進士任本縣知縣提督激鎮調
足兵糧增築敵臺一十六座威名大著人心
倚重

楊進道直隸曲周人由進士任本縣知縣開視
城池點劄兵船選擇壯勇添蓋敵臺數守是恃
黃鶴福建清流縣人由選貢任本縣縣丞清苦
有學盡心職業奉委守激出人兵衝繕完城
郭人以無恐勞蹟具存

彭瑞海寧衛指揮本所公廨年久頽壞重加修
葺鼓樓儀門煥然一新亦等威之所在也

樂墳處州衛指揮把總浙西署叅將事留心邊
務設處灰磚增築女牆三尺自是堅壁可守
莫能攀援矣

楊伯喬湖廣辰州衛指揮督府委差協同

張空思麻溪長官司土官統兵守禦俱能鎮靜
境內無事

王科觀海衛指揮總領水兵駐札龍眼潭險隘
得人

崔致遠海寧衛指揮守備激城撫卹軍士用以
無擾

流寓

唐朱行先字蘊之湖州烏程縣人事吳越國王
官至右僕射續置桑梓於海鹽縣卒葬德政
鄉通福里澉墅村之原事詳墓誌

元王濟莫詳來歷寓居澉川宣威將軍前南寧
州安撫使澉湖為招討王熔圍佔百姓被害
賴濟具奏復舊民感之詳見碑記

胡隆成山陰人元官也高才善作短元亂偕楊
鉄崖避居吳下題咏甚多嘗寓澉川金志剛

家有詩

明彭暉字日華本衛將家子家貧力學聰敏過
人授毫甚捷士友推服贅于澉城胡氏號寅
齋由歲貢任德安府司訓卒

隱逸

宋常崇字召仲其先臨邛人曾祖同以御史中
丞南渡扈蹕來僑寓邑之天寧寺子孫遂家
海鹽郡縣舊誌所載簪纓不絕離散分處莫
能悉考止紀其家澉者崇其一也篔簹竹窻書
屬文不仕所註有澉水誌

許棐號梅屋居秦溪所著有獻醜集

元董仲真諱鎮按郡縣舊誌鎮儒者通經術有
用世之志值元亂遂隱居海寧之泉山至正
間陞征行百戶

明鑑儼字敬先其先真定人父廣文君貞宦吾
邑遂占籍金水堰嘗元邑庠生以目眇不仕
博學工詩文有古行聖集嘗終身愛敬如賓
家甚貧友人沈德常死無所歸儼惟田三畝
鬻而葬之今進祀鄉賢正統間人

蕭孚號誠齋鑑儼弟子也其先吉之龍泉人

國初隸尺籍于澈時皆烏合介冑兵民雜處
罕有通字文者孚獨好學又善教人澈有蒙
師自孚始

康浩號樵谷先世吉之太和人以戎籍隸澈非
法不道非禮弗履授徒終身喪偶不娶高潔
獨居紙帳狐裘三十年如新與蕭孚相師資
遐邇敬信稱之曰蕭康兩夫子云虛齋祝先
生萃表其墓

董蘿石諱灃蘿石號也晚更號從吾道人仲真
七世孫好學工吟安貧志道年六十八學于

陽明夫子篤信力行誘掖後學夙夜匪懈七
十七卒有語錄詩集行于世進祀鄉賢涇野
呂先生題其墓曰從吾處士

許相卿字伯台號九杞海寧袁花里人正德中
官給事中年四十五乞致仕隱居茶磨山以
齋籍乞隸海鹽鮑郎場得免遂為澉人更號
雲村病翁高潔不群博學好古文章鳴世孤
介絕俗影不出山者四十年壽七十九卒

仕籍

宋常褚淳熙十四年進士任朝散郎宗正丞江

淮創置制大使司叅謀官同之子也

教誨

同二子祿衿皆典郡有聲終宋之世子孫與
進士者二十人在海鹽者五曰膺孫曰楷口
衍孫曰賢孫曰楙而已其稱濬孫等皆請孫
而稱焉同會孫是已獨楷無稱今考濬水誌
叅謀官常褚而後悟楷字之為訛也蓋褚字
後表當是同第三子且常崇稱褚為叔祖則
其名必不從本無疑矣又據常氏墓碣稱其
高祖令孫晦跡澉川是必祿衿之後皆生邑
中獨褚等數人居澉耳不然何濬孫與楙皆
有立朝大節照於簡策而濬水誌中不少
見耶故今惟據舊誌所有不敢泛及抑考宋
自常楙之後至德祐改元而宋亡國歷十科
而常之進士固宜不止五人今皆泯沒無聞
可勝嘆哉穀家四世祖文林亦進士也離邑
既遠宋運將終時事日非兵戈
擾攘其見遺於邑乘固宜矣

董夢嚴鎮之高叔祖以鄉薦任葉縣尉

董文林鎮之曾祖由進士任臨安府司法

常顯孫官判曹

常令孫國學免解進士

趙與珦將仕郎宋宗室也

常棣承議郎兩浙路轉運司主

國朝黃胤宗革除三年進士汀州府教授陞翰林院
檢討有學有行清慎之操終始弗替今墓在

葛山東麓

黃紹宗胤宗弟也中浙江鄉試受陝西王府教
授寄籍咸陽縣有四世孫黃宸者中嘉靖丁

未進士

常宏同之裔也當是永樂以後時人傳其墓在

鳳凰山西麓今已迷矣但土人錄得其

誥勅全文者為文林郎南京都察院經歷司

都事發身曾監妻陳氏封孺人云

金志剛字大節好親賢善應對友人費顯道因

食筭戲之曰猫頭笋今大節志剛應聲曰狗

尾粟未顯稻其捷如此洪武中竟本縣老人

因事至京朝見上問四方盜賊平未同輩

莫敢應者剛獨對曰捕獲已盡惟恐復生

上善其言拜福州知府

唐貞字士幹 國初人嘗從楊鐵崖學詩任廣

東東莞縣縣丞見邑誌

張銓字日新選貢任山西平陽府推官

虞勳字舜臣天順四年舉人虞為澈之舊族勳以詩經發解苦志積學二年而卒人甚惜之

張方洲先生誌其墓

顧昂字文顯號留還為府吏考滿吏部辦事成化戊戌任山東太安州新太縣典史昂雖卑官甚有功於澈浦一奏本鎮東南旱地開河

載石起築黃家畝小海塘至今無淹沒田地之患一奏除豁澈浦所公佔城池軍營田地稅糧一奏城濠內空地南海新漲沙地永為牧馬草場不許放縱軍馬食踐田禾民受其利一奏免本所運糧之苦軍受其福舊額軍馬一百餘匹因見倒死買補之苦奏乞減除止存六十四匹軍害稍輕若此皆仁者之心人可以資格論哉

馮霽由三考任武德經歷

董載羅石濠猶子以歲貢任荆府教授

進賢

鍾祿由選貢任福建光澤縣教授曾修本縣誌

陳瀛由例貢任福建龍岩縣知縣

徐縉由歲貢任鉛山縣訓導

鍾道由歲貢任婺源縣訓導

董穀羅石子正德十一年舉人任湖廣漢陽縣

知縣

顧霽鯢即場灶籍嘉靖乙未進士任福建運使

董隆載述子出歲貢任廣東肇慶府訓導子啓

陳鯉昭信校尉壹六世孫嘉靖癸卯舉人今任

河南上蔡縣知縣

徐錫縉猶子嘉靖丁未進士任南京刑部郎中

馮臯謨嘉靖庚戌進士任江西僉事

趙黃金嘉靖十九年舉人

虞志高助四世孫嘉靖十九年舉人

秦模由都吏選某州州同卒于京師

張泰由承差任南京畱守衛吏目

張乾由例貢任福建延平府經歷

張理由三考任江西奉新縣縣丞

黃德甫由例貢任湖廣黃陂縣縣丞

陳棟由例貢任山東兗州府曹縣縣丞轉陞本

府沂州判

董鯤載子嘉靖癸丑進士任南直隸巡按御史
董學仲真九世孫丙辰進士任行人司行人
張明復由例貢任上林苑署丞

上舍生

黃三錫嘉靖二十一年入監
徐九容嘉靖三十二年入監俱未任

庠友

董啓	王輦	蔣璠	趙岑	陳鯤	陳鯤
魯材	陳賞	徐行	李弁	吳大化	楊天秀
劉思堯	賀明化	徐應登	徐存義	徐存心	
徐行儉	陳大基	黃三接	黃三聘	夏良和	
黃雲鵬	黃三輔	黃餘慶	張其道	許聞造	
陳九臯					

孝節

元沈壽康字原懋通經術至正間嘗為州吏性
極孝親沒廬墓敬衣菲食九年終於墓側南
臺嘗論薦不起洪武初知縣王文表其村曰
孝隱墓在豐山

明卽質其父性侈好客質竭力養志時客與反
簪以娛其父惟恐父知父好馬卽畜良騎每
出必隨馬後一二里始回將歸又迎里許以
為常歡情可掬鄉隣稱嘆子名魯尤純孝甘

貧落魄嗜吟咏喪父歸慟數日
瘖夢中無父不見其父醒必涕泣
父子一轍以曾替之事例之謂
其事死

胡式字敬之性純孝罄其家業以

事死

葬必誠必信世之所罕見也詳

陳籍妻吳氏吳之

姑每

一王其家吳極其險

情相

待惟恐他適酒般

入新美

籍亦同志人無問言

必方延

師訓迪罄其笥篋卒抵于成人稱孝慈鯉之

母也

朱士廉妻董氏名淑貞按郡誌儒者董鎮女也

贅黃岡朱士廉生子敏學九月而夫卒年二

十有四誓不再天奉父母克盡孝道迎其姑

徐婦養孀居終身年七十三洪武中旌其門

姚璵妻周氏名福蓮按縣誌年二十一歸激浦

姚璵生一女而夫故時年二十有五止生一

女家貧歲歉父五經將嫁之婦覺而與女同

赴水死縣令譚公哀而祭之詳方洲張元生

所作傳

徐潮卽徐肇妻王氏按縣誌婦歸豐山徐潮年
二十四而寡卒撫其孤晟以有成人稱苦節
巡按楊御史以聞未下司訓縉之祖母也
卿士大夫多題咏之縉第徐紳孝聞鄉里晚
疽愈母出自天性弘治中亦經呈保勘實無
媿若節之孫云

張鎮妻王氏按縣誌婦歸清飯村民張鎮早寡
而復貧冰霜之操凜然年五十卒

董湄妻虞氏名嫫舉人勲姪女也父烈幼識字
通知孝經女訓年十六適錢山董湄兩月而

夫死嫫屢求死不得處靜久之乃繼一子昇
爲其後刻木爲夫像朝夕奉祀二十餘年木
偶亦靈異間常舉袖汗顆或時作聲翁怒其
怪也焚之虞大慟幾絕自是憶辭屏若抱病
以俟死至五十六卒雲村許先生爲之傳已
舉入海寧縣誌

周東妻吳氏獨匪淫吳本女適硤石生員周東
舉一子踰年而東卒子亦隨死吳年十八欲
自縊弗遂服闋親族有以家負無子諷之者
卽截髮自誓自是無敢言者善奉舅姑事

蔡祭雖八子弟如一節始終幾四十年猶一
口學校筆呈海寧知縣蔡完贈之匾額曰曠
世遺貞

陳用龍妻王氏年十八歸用龍三年而夫卒卒
之五十日而生子太學生滄是也王善事其
姑以孝稱慈撫其孤抵于成立潔白勤儉抱
一節以終身壽五十二卒

鄉士大士
多題咏之

方技

韓履祥國初人號採芝讀書能詩工醫為太醫
院判神於切脉雖無疾壯夫能隔歲斷其死
期亦絕藝也淮南齊用反贊其氣清而質臞
德元而道腴探涉泗之正學通岐扁之異書
英郡為友同贊其歐然若有慕乎前修淡然
若無求乎當世行端而士仰其風業精而人
獲其利可以知其槩矣

朱洞玄江西貴溪縣道士幼皈依龍虎山二洞
法師本于自中為師戒行精專修煉既久正統

改元游湖海越錢塘而經澈浦愛其山海
幽僻遂寓延真舊院大振玄風祈晴禱雨斬
妖驅惡心無不響應各府縣爭相迎致卷軸甚
多方洲張先生嘗言長女病瘧洞玄適至聞
之即取豈一粒呪之以授方洲曰水吞之方
洲不以為意也明日瘧大作方洲亦忘之矣
忽其豈自袖躍出於卓上跳擲不已急以水
吞之立止瘧病往往如此後無疾而逝

胡曰章澈之戎籍也以星術決人休咎乃有仙
氣非學之所能也婦虞氏初生時以命扣之

即題四句云移得名花向畫堂任他門外蝶
蜂狂只愁水涸春歸早香冷簾櫳淡月黃竟
以節終僧明瑤少日父母將遣之出家扣之
題曰小小魚兒數寸多而今且自在清波待
看頭角崢嶸日一跳龍門出愛河後果官為
僧會杭州一人來問批之曰根基牢固正青
年花月盈盈兩鬢鮮自是豪華多樂事元宵
燈下蹴鞦韆其人果於明年元宵止妻觀燈
不從相毆縊死嘉興一人生二子戲水邊同
日溺死其妻痛切亦自縊檢其所批命曰一

雙紫燕入池塘紅粉佳人繞畫梁如是自有極
多不能悉錄妙處不傳故其後人忻玠瑛琰
皆以醫名藝遂絕

韓本字克誠號翠筠履祥四世孫能承其業古
心古貌雅度隱德療人不責報濟貧忍辱有
長者風以高壽終傳子昭孫節人稱世醫

仙釋

譚峭字景昇南唐時人父老相傳今譚家嶺乃
其得道處故以名山按史峭嘗著化書宋齊

丘敬竊為已有乃醉之以酒貯以革囊而縫
之投於江中流至金山漁者得而剖之見峭
醒於其中曰齊丘奪我化書今盛行矣遂去
不復見齊丘謂其死也乃始以書刊布而卒
不能掩焉

康僧者吳赤烏間自康車國來江東大顯靈異
遊方至金粟寺施茶因名茶院後立化於天
禧寺遂溱其真身忽騰空入海鹽之秦川衆
力請之皆莫能舉惟金粟請之則至我一

太祖高皇遣使降香昇還天禧詳胡煇碑記

準高僧僧名良準有塔於法喜寺司空曠首之
詩云昨聞歸舊寺暫別欲經年樵客應同出
隣僧定伴禪後峯秋有雪遠澗夜鳴泉豈藉
公卿論人間已自傳

僧明本號中峯錢塘人幼聰悟博覽為文援筆
立就四方士夫從遊者甚衆元仁宗賜號廣
惠禪師文宗賜謚智覺元統中詔以其所著
廣錄入梓命學士揭傒斯序之嘗住持本鎮
祐福禪庵即今海門寺是也

惟則字天真號冰葉道人姓費氏其先吳興人

父君澤母潘氏夢異僧紛衛遂有娠而生七
歲出家禮壽公為師往匡廬參無極禪師啓
發玄奧諸方聞風畏服洪武初 召天下高
僧作大法會師與焉洪武癸酉沐浴告衆而
逝有語錄行于世師髮留數寸不去髭鬚為
頭陀狀初澈有胡秋碧者善傳神師嘗令畫
已影像千幅欲以施人畫將半而師卒俄而
日本夷人至見之皆羅拜曰此吾國祖師也
安得在此競以金售之秋碧因此致富
景隆彌空谷天真高第有語錄行于世

法聚本邑人姓富氏讀書窮理精於禪學飛行
清苦妙契密旨初出家于資聖寺嘉靖初結
廬荆山修習禪定芝生榻下從吾道人題之
曰玉芝庵因以玉芝為號初以詩謁陽明夫
子甚是許可後與芝吾募建禪悅寺鐘樓晚
入武康天池山隱焉

良民如陸英之公直是宜鄉飲姚良之忠厚允
有遺風劉旻居市而敦龐喜施不吝於財蔣

魯工醫

而知詩好學教子成業是皆良法循
理足稱善人錄之以厲薄俗

續水誌卷之七人品紀終

續水誌卷之八雜紀

公移

結勘永安湖責說

德政鄉十二都澈墅石帆村住坐社長張平五等今
蒙本都里正奉 海鹽州指揮該為照勘本都永安
湖有無違碍公事今來千五等從實照勘責說得本
里古有永安湖三千七百畝積諸山之水灌溉澈浦
澈墅石帆三村官民田八千三百餘畝此湖原系民
田為湖其稅均於湖側田上輸納就湖東際石叻斗
門木板為閘以時啓閉每遇天旱開閘放水 downstream

數田苗或天雨連綿湖水漲溢卻有東南葛母山下
古置渾水閘放泄入海是以三村農田稅雖繁三歲
無水旱之憂百姓均受其利見存亡宋武原誌書該
載分曉至元十三年歸附初鎮守管軍官王招討分
付駱百戶監督隅保塘長起差鄉夫將永安湖西南
際湖面築捺圍裹成田三百八十畝於官司投告文
書並指湖面卻作天荒碎草地段即非有主民產亦
非係官地土自此作駱興名字抱佃送納官糧三十
八石於後至元二十六年有王招討男王四萬戶將
上田過佃澉浦鎮楊招討召業之後卻於湖田

南際掘開海塘初造石閘逐年每遇春水泛漲之時
不顧此湖積蓄救田水澤以備天旱但恐淹損湖田
禾麥却將湖水晝夜放泄入海及至夏旱要得湖水
漲田又被管佃戶朱六十二坝塞不容水源通流致
有三年兩旱田禾不收百姓陪納官糧并老小口食
不給典妻賣子流離死亡為是豪勢畏懼不敢言告
民受其害冤抑不能上聞若蒙官司將上項湖田仍
舊開掘為湖積水灌田寔為民便今蒙體問所責是
實伏乞詳情備申

大德十三年六月初一日

照仰 司吏余志遠押

軍民利便呈

嘉興府海鹽縣十三都東南區糧里老周璋等本蒙
本縣委官主簿樊帖文為軍民利便事准本縣牒
抄蒙本府帖文該奉

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沈鈞帖仰府速行本
縣即委的當官一員前去永安湖地方聚集糧里老
從公文量本湖周迴原深闊若干頃畝即今淤塞若
干畝今用疏濬若干畝仍勘南北二湖何者急當先
濬何者緩宜後鑿務要逐一體勘明白取具地方糧
里老委官人等不扶重甘結狀畫圖帖說一様三本

依所隨帖呈來以憑施行備蒙帖仰勘報遵依會同
本都通年糧里老金付二等跟隨本縣委官主簿樊
前詣永安湖從公相勘丈量得本湖通行三千七
百四十二畝中有官塘行路一條古分南北二湖南
湖計有一千三百三十三畝北湖計有二千四百一
十畝二湖周圍俱係山海北湖口原有古閘一座樽
櫛水利遇旱起開放水閘下四散河港車蔭官民屯
田八千三百餘畝本湖并河港自洪武年間有老民
張小五奏

在起夫開挑冬深五尺四時不旱田禾有收本境居

民二千四百餘戶俱得安生到今八十餘年其湖河
港浜淪俱各淤塞淺窄遍生野草遇旱俱如平地湖
底與田彷彿高低無水車戽似此荒多熟少連年虧
欠稅糧民食不給流移逃竄即今止有三百餘戶見
在地廣人稀兼且連年旱災以致稅糧拖欠俱是見
戶陪贖人民困苦官府被累後於正統十年得蒙本
縣縣丞龔潮達奏奉

工部堂字三百七十一號勘合行仰委官踏勘量計
人夫一萬八千五百餘名開挑至今未蒙起夫開濬
田禾愈加荒旱今蒙勘得本湖南北二處俱各平濬

閘下通湖河港高如湖底如蒙查照原奏勘合事理
起夫將閘下河港浜淪急當先濬通接六里堰下河
港接開北湖開掘之際倘有雨水不常先將閘下河
浜濬去水漿庶不失候工程以後方開南湖若得開
完河湖田禾有收糧無拖欠人民利益逃者思歸又
通澍浦千戶所軍餘屯田俱得利便行申聞即不扶
捏如虛甘罪所申是實

今開

勘得永安二湖古該三千七百餘畝今量計三
千七百四十三畝 南湖一千三百三十二畝

每畝用夫五名共夫六千六百六十五名開深
五尺計工二個月可完 北湖二千四百一十
畝每畝用夫五名共夫一萬二千五十名開深
五尺計工二個月可完 閘下河港浜淒量計
五千九百七十九丈五尺闊狹不等每丈用夫
一名共該夫五千九百七十九名開深五尺計
工二個月可完

天順三年十一月廿六日通縣

嘉興府海鹽縣主簿李 為水利事奉

本府治農通判鄭 帖文該蒙

欽差提督河道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吳 安
驗前事據本縣十三都糧長老徐信等呈切照本區
地臨海岸田土高阜不通下河止靠本境永安二湖
取水救濟經今年久湖河俱已淤淺積水無多先於
正統年間本縣縣丞龔潮達奏奉
工部堂字三百七十一號勘合開挑至天順三年纔
蒙布按二司

分巡副使大人沈 等官親臨相視起債本府七縣
人夫二萬餘名到區將南湖靠邊開挑不期冬月雨
雪連綿不能施工停歇到今切有北湖并閘口及近

開近河道及再高淺未經挑濬其南湖裏深外尚難以併放通河似此不得灌濟即今連年荒旱如蒙乞賜照詳疏通以甦民困實為便益具呈到司參照所呈緣干疏濬舊湖事理合行勘報定奪為此仰抄案回府即便轉行嘉興府着落當該官吏行委堂上公正官一員督同該縣并澈浦千戶所各委官一員親詣永安二湖拘集彼處糧里耆老人等從公踏勘的於何年月日奉何明文曾否開挑因何歇工即今有無於塞應否疏濬如果相應於民有益就與量計長闊丈數斟酌合用人工若干取具官吏委官人等不

扶結狀繳報以憑施行毋得違錯不便抄案官吏生具不違依准呈來蒙此擬合通行除外備關前去請依案驗內事理施行准此照得本府通判鄭在任及管治農合委相應為此除行澈浦千戶所委官前來會勘外合行移牒前去請照案驗內事理施行准此照得本職見今督兌軍糧難以親詣踏勘及照本職在任合行轉委為此帖仰照依案驗內事理拘集該管糧里老人等即便前去會同澈浦千戶所委官公同踏勘永安湖有無淤塞如果相應就計長闊丈數斟酌合用人工若干取具委官糧里老人等不

狀一樣三本呈報等因奉此擬合就行為此該職合
下帖文到日仰該管糧里老人等速照案驗帖文內
事理施行須至帖者

右帖下十三都東南區糧里老徐信等准此

成化八年六月初九日

押

海寧衛澉浦千戶所承奉

本衛指揮使司帖文為

公務事准杭州前衛關經歷司案呈蒙

欽差提督河道水利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吳

案驗前事節該

欽奉

勅書直隸蘇松常鎮及

杭嘉湖七府并蘇州鎮江等衛所地方應有河港溝
渠湖塘等項盡行壅塞或被豪強之人占為已業今
特命爾專一往來前項衛府提督各該治農管屯官
員趁時修理禁治豪勢興舉水利合用木石等料於
各該田多有力之家從公勸諭或別為措置量起所
在附近軍民人夫相兼整理選委官員耆老分投提
調敢有不遵約束不行退出原佔湖渠等項阻壞水
利之人爾就拏問如律應奏請者叅奏處治欽此欽
遵擬合通行除外仰抄案回衛并轉行鎮江等衛湖
州等所各行所屬着落該管官吏照依

勅書并案驗內事理各衙所奏堂上公正官一員速
詣所屬同各掌印與治農管屯官員選取各所眾所
推尚有德耆老一名於各該地方遍歷踏勘河港圩
岸等項除完固深通外凡有壅塞損壞應脩者就與
丈量多寡斟酌工程少者着令派取本處料物即便
趁時脩理完備其工程浩大卒難成者亦要督令
緊脩理如果本處物料不敷備由作急開報以
憑定奪務俾河道疏通圩岸高厚水利興舉不為後
患按臨至日逐一檢視中間有被豪強之人侵佔干
碍水利者即拘該管官吏旗甲人等從公審勘是實

取具明白供給就令退出改正若或恃強不服者指
實呈報如是委官人等扶同容隱并挾私妄害平人
及因時科擾朦朧作弊怠慢慢事者事發通行叅問
不恕各將委官治農管屯官員職名耆老姓名及應
脩河道塘岸等項地名長闊丈數同依准結狀各另
緘抄案官吏先具不違依准申來備蒙到衙擬合通
行除外請依文施行准此擬合通行除外帖仰本所當
該官吏速照案驗內事理選取眾推有德耆老一名
於各該地方遍歷踏勘河岸上緊脩理完固具委管
屯官員職名耆老姓名應脩河岸丈數依准結狀呈

火繳報施行毋比常違悞不便奉此 前事擬合就行
為此除外文書到日仰照案驗內事理從公踏勘該
脩河岸丈數上緊脩完數目呈報施行須至帖者

右帖下耆老李端准此

成化八年三月十九日

海鹽縣十三都東南區糧里老徐信等

呈為水利事切照本區地臨海岸田土高阜不通下
河止靠本境永安二湖水面救濟經今年久湖河俱
已淤淺積水無多先前正統年間本縣縣丞龔潮達
奏奉工部堂字三百七十一號勘合開挑至天順三

年纔蒙布按二司分巡副使大人沈 等官親臨相
視起倩木府七縣人夫共該二萬餘名到區將南湖
岸邊開挑不期冬月雨雪連綿不能施工停歇到今
切有北湖并開口及近田河道反再高淺未經挑濬
其南湖裏溪外高難以併放通河因此不得灌濟即
今連年荒旱似此春農有勞秋成失墾緣因各圩河
道糧多工程浩大如蒙乞賜照詳疏通以甦民困實
為民便理合具呈施行須至呈者

嘉興府委官海鹽縣典史柳 為公務事據本縣十

三都東南區管業老人張 呈該奉

欽差巡督河道水利浙江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吳
案驗事理蒙縣着令管理務俾河道疏通水利兼
舉蒙此除依遵外切有本區地方邊海高阜原有六
里堰埧不通下河活水止靠本境永安湖并閘下近
田河淤積水灌濟湖有南北二處各置閘口以時開
放陰田緣因無人看守又經年遠閘座灰石坍塌致
被近其閘埧豪頑大戶之家貪圖小利不思田糧為
重恃勢無時夤夜將湖閘并六里堰轉水河閘并冬
埧偷開張捕鰕魚過其夏秋無水車救以致連年荒
旱糧草無徵區民缺食今有近閘民人朱敬等住近

相應着令看守如蒙乞給仰各人務在用心看守過
有坍塌隨便叫同地方人夫脩築使夏秋用水之時
糧長并治水老人總圩長等以時開放車蔭田
苗不容豪橫張網捕魚偷泄水利實為便益據呈得
此擬合就行為此除外文書到日仰本役照依帖文
內事理所在閘埧務要用心看管如有坍塌隨限與
同本埧人夫脩理堅完積水如有豪強偷開放水張
捕魚鰕者指實呈憑究治毋得違錯不便須至帖者
激浦千戶所申文

為復故道通水利便糧運足稅糧以甦軍民困苦事

切照本所城池設立澉浦鎮地方舊有水門一座通
流城中以滋灌溉直抵常積倉前運糧上納最便商
貨亦通後被淤塞柵門朽爛前該官軍慮恐盜入私
將頑石填塞自此一遇水湧則滄沒軍營一遇火災
則無水救濟運糧者腳價煩難糴賣者肩挑困苦以
致軍儲久缺士卒逃亡近年以來十分狼狽及有永
安一湖灌溉田畝錢糧動以千數今被浮沙四塞淺
與田平未秋先竭十年九旱民食既匱國課亦虧官
民兩失其利此地方之患已非一日及今不為處置
必致流移殆盡貽累官府為害非細呈乞自六里堰

疏濬以至遶城開通水門以復故道永安湖則量度
舊迹務令深廣庶可救一方之生靈貽萬年之永惠
某職雖管軍官員軍民有此困苦觸目傷心不能緘
默合行關煩轉達委官踏勘疏通施行

正德十一年九月 日

議曰人皆知澉之貧而豈知貧之自哉在古之
所以富者百貨來于海中而無事于稼穡在今
之所以貧者四體盡于地方而尚艱于饔飧非
其民之惰也蓋食之所資者農而農之所資者
水其山四塞其水無源故西南皆膏腴之田而

取足于一湖東北多斥鹵之地而仰給于天雨
 湖既淤淺雨復不時則環鎮秋成皆失墾矣大
 率十年之中旱者六七合既不敷而糧復不免
 此實之宜有也疏濬之議起於天順三年彼時
 已受災傷迄今又百年矣其淺塞可勝言哉斯
 民如之何而不寔也昔杭之西湖積葑盈滿東
 坡先生開之因以其土築成大道至今謂之蘇
 堤數百年來功炳如也彼之水利申廷勸實非
 一次矣安得憂民憂國如眉山氏者乎余日思
 之詳具末卷水利書中

古跡

禪悅寺鐘

元中大夫楊梓以倭銅鑄成重五千
 四百八十斤欵識極佳其聲清和洪且

甚業與常軒出神時
 不受杵事乍暖已

大悲閣

麗結構峻目右前
 麗結構峻目右前

一神年久悅側投絳且尺許閣微偏矣嘉靖
 卯秋一夕大風雨居民聞閣上喧嘩走向曉視

卷也其字卷七相同殆類一手所書其紙幅七
 寸小紅印曰金粟山藏經紙潤有元豐年號五

百年前物矣其紙內外皆蠟無紋理與倭紙相
 類造法今已不傳想即古所謂白麻者也當時

激鎮通番或買自倭國而加蠟曝日漸被人盜
 去四十年而殆盡今無矣計在當時庶幾不

幾何諒非宋初盛時不能為也今惟銅鐘一
 存塘門街考准存此街猶見運河遺跡耳

馬塘門街考准存此街猶見運河遺跡耳
 存塘門街考准存此街猶見運河遺跡耳

井巷

在小街市中乃宋古井
 杭粧樓又各十間
 樓事詳延

真黃招寶閣在今南門外近龍眼潭今闌柱沒土

可驗也石帆在長嶺山外臨大海有石巖龍眼潭在黃

山洞按舊誌洞有神曰陳都監龍眼潭在黃

潭亦沙漲嘉靖癸丑潭復故詳顯應廟記良潭

在顯應廟後山靈潭在石帆山下白龍母居焉

洗馬池在顯頭門山下莫考其所以得名長眉

菴在羅漢灣山上古有長眉大士菴墓故名羅

矣花婆井在羅漢山下康氏常氏墳照志云常

處橫山荆山雪溪呂塚皆有之今在涇塘橋西

徙居郡城遂成荒丘今按常同七世孫所立甲

云常氏六世顯祖少師謚忠毅公邛州人也

炎南渡子孫遂居海塩本末載存家傳高祖

都平陸曾叔祖上舍呆營葬先人于十三都

山之原本派乏祠過父宣教庶承繼恐後不

諸後云云餘皆成碎不可讀今懸山之墳華表

墓道見存宣慰墳自三所一在楊山一在荆山一在

人所發夜入見以恒梁恒柱鐵索懸棺金果五

盤以一夜視其真信變化矣止餘一現甚佳形

如風字賣于天寧僧舍今端嘉禾項篤周氏

湖亭在永安湖西恐始於孟姥泉在南湖之西

鷹窠頂來山厚而源深故有瀑布

如懸疋練四時不竭久旱稍微

經云名舉字子羽晉時人封烏程侯葬金平山北

宋高祖夢其神因贈平南大將軍明帝加贈持

節都督征北太

將軍噴今無考

朱府君墓據志銘墓激野

邛之原今無查

聖夫

六百七

石事詳黃巢術在六里堰南唐賊黃巢兵起山

人避兵落星石在茶磨山下臨水相傳以為石

碑今有橋訛呼為石天子墓志相傳有石

何以謂之天子墓也有二冢大可數畝又按長

安塘河下施窺洞舊志亦以為戚夫角里山石

人過此教民為之不知其何人也

亥壬寅朔石管神道忽自開發拾得青石

云吳真皇帝共三十八字害太和四年閏十

送州今不存今義興山中孫氏封禪碑亦

載此璽文皆相同然未幾而皓滅於晉符瑞

安在哉千餘年我金陵一統天下乃始當之

聖祖高皇帝吳元年定鼎金陵一統天下乃始當之

蓋自嬴秦望氣插衣鑿脉固已長發其陶給

祥歷代偏安皆不能及豈獨一孫吳哉

墓在夾山祖貫松江人永樂準高僧塔寺

不棲時有舍利放光高僧良律所建宣和元年

嚴經衣復歸有頃刻於塔云宣和年中重移塔

石屋按邑誌云豐山上有石屋舊傳秦始

秦時已不存見於志者惟六十八言其詞高古

嶧山泰山並海以東登之眾又作瑯琊臺二

在秦山... 皇於此作... 渡海而無成...
 石... 今尚存一... 沒於沙中... 八百年...
 秦溪館 在秦山下古津亭宋知縣祖來... 李正重葺今不存正德癸酉上虞
 宋亭邨 即舊館所謂東亭也 與秦山相近今有
 沈孝子墓 在豐山孝子名壽康墓 久荒無知者... 徙文... 宰張公... 訪其
 董仲直墓 在... 董仲直墓
 在羅漢灣元儒者見嘉興府志

祥異

激地高阜不通下河水無活源十年九旱往往
 災患不能備書聊記其尤者若正德十一年大
 旱顆粒無收十四年大饑銀一兩買米七斗嘉
 靖二年大歉米石一兩四錢二十三年禾皆蠶
 先謂之牛沉顆粒無收稅糧不免二十四年春
 激民食草根樹皮黃豆大麥價石皆一兩一錢
 米石二兩餓莩盈途妻子賣於他鄉者無算故
 每槩縣皆熟此地獨荒而東南一區為尤甚民
 無所控籲也

秦駐山陰兵父老相傳成化弘治間屢見金盃金
甲盈山滿谷近於嘉靖三十一年二月隱馬山
東嘴白日遠邨望見軍馬縱橫金戈閃爍疑是操
軍追而視之無有也至八月亦然海上夜行者見
之充明如是數次卒致海寇之禍二十四年六
月白日人在城上望山上有大漢如天兵數輩
騎馬出入既而賊不敢犯豈亦有所見歟
嘉靖八年宋亭民朱彩家馬夜產一駒紅光滿室
家人疑其怪也急擊斃之次早見之乃馬頭龍
身鱗甲遍體信龍種也

洪武中倭夷屢寇築城禦之久無遺警嘉靖二十
七年七月秦駐塢海寇登劫三十二年夏海賊
屢寇殺官民三十三年四月賊至屯石墩四十
餘日伊殲于海三十四年賊大至破碇石二月
初九以後有黑光犯日如閻者數日不可勝計
賊連月攪害殺人而去十一月賊一夥殲于六
里山三十五年賊以萬數過澈攻圍桐鄉縣久
之乃解

弘治十八年九月廿三夜地動嘉靖三年二月十
五地動八年六月蝗入境七月妖魔入城十九

年蝗蔽天稻如剪

嘉靖三十二年鄉民為訛言所惑卒然驚擾自顧頭門山東西南北三十餘里內奔逃避者男婦大小莫知其數四月廿五夜二更時起至次日未時始定既非倭寇又非土賊竟莫知其所為雖有見者亦惑之異哉是亦人妖者歟

嘉靖三十四年李樹結實狀類黃瓜中空無核三十五年春河中忽泛紅水色儼如血數日忽不見鹹塘港橫涇河大河堰舶槽山下數處皆然俄而賊至

澗雖多山虎不常有間有必在秋時往往皆海中魴魚變化而成登岸入山因無林木不久即止於正德十三年東門外傷一人

嘉靖三十五年十月有一大麀可重五六十斤自葫蘆山來在南門逾濠援城而上入城行至東門為兵殺食

續漱水誌卷之九藝文紀

詩

金大節宅觀牡丹

雪晴曾探紫金芽
爛熳東風拆絳葩
池館買栽能有幾
老夫今日醉君家
山陰胡隆成

夜坐

茶罷焚香晏坐時
金蓮水滴漏聲遲
夜深欲睡問童子
月到毒花第幾枝
天真則禪師

自讚小影

海宇清寧瑞慶多
巍然石榻坐頭陀
吹毛橫按祥風

起觸着機鋒悟刹那

天真

偈語

天工未生我冥冥無所知
天工既生我生我復何為
無衣遣我寒無食遣我飢
還爾天工我還我未生時

天真

黃鶴山中樵者王蒙畫天真上士像并詩

至人遺度類達道開鴻濛
雲銷緘翳盡廓如太虛空
散咲舉世人盡為塵所蒙
高山安可仰欲追杳無蹤
千春苑華巖宴坐誰與同

山中有一士白髮垂兩肩
手弄石上雲默坐無一言

泉響茅屋下花落石岩前
衆人泪頰波波獨全其天
騎馮霧中客胡適稱神僊

久滯京師憶漱上親友相叙之樂
馮寄吳允中

見意

綠陰門巷晝遲遲正是諸公燕集時
春酒盃行紅琥珀薰風曲度玉參差
鮮鱗旋出銀絲膾團扇新題白
苧詞今日羈棲江海客暮雲南望不勝思

采芝韓履

寄友人唐士幹

憶昔岳髻日辛勤力學時
研磨同苦志談咲共襟期
早應金門詔榮登丹鳳池
宦遊踰嶺海聲價動

京師未就陶潛賦空吟韓愈詩不甘自棄多病負
相知豈料功名逼頻經道路危懷忠期報效竭力自
驅馳不畏官僚忌長憂民力疲青蠅雖若玷白璧自
無疵遂設荒山裏娛親滄海涯鄉閩難會面風雨易
成悲

聖主恩頒重吾儕志未衰但存心似鐵何慮髮如絲
倘遂歸田願重歌招隱辭

履祥

奉懷則天真二首

海門晝永白雲深繞屋潮聲答梵音蓮社肯容陶令
飲茶瓜憶誦杜陵吟三生石上當年話萬里天涯此

日心王事勤勞歸未得登高望遠益霑巾

每憶幽尋到上方銅爐石鼎漫焚香天花滿座雨晴
雪松翠撲衣生晝涼龍化老翁求法語鶴如童子守
禪房別來江漢頻回首塵劫茫茫道路長 履祥

京中述懷寄鄉友

正擬歸來訪舊遊永安湖上買扁舟黃梁忽誤功名
夢白髮翻為吏役囚千里雲山征鴈斷五更風雨故
園愁何時笑把塵纓濯醉和滄浪一曲秋 履祥

寄悟空寺樂庵寧上人兼懷李彥庄何士安

草堂清似贊公房幾度聯詩夜對牀醉捧酒杯招李

白咲將湯餅試何郎一時交誼星分散千里懷思路
渺茫湖上新居應更好繞門花柳自生香履祥

遊秦駐山

此地曾經駐蹕來始皇遺跡尚崔巍採窮滄海無靈
藥歸到驪山有劫灰萬里黑風迷鬼國一杯弱水隔
蓬萊詩人吊古多荆思落日高丘首重回

黃岩方行

石帆別業

買斷西隣水一灣開門正對馬鞍山半茆半瓦屋不
漏一咏一觴心自閒牧笛雨中春鳥散釣絲風裏蕩

川還更無豚犬平生累肯信桃源隔世間顧孟時

題水仙卷

醮罷瑤池曙色涼凌波仙子試新粧金盤露集珠襦
重玉珮風生翠帶長萬里弱流通閩苑一簾疎雨隔
瀟湘歲寒林下花時節只許梅花壓衆芳顧孟時

送澈川唐士幹還貴州

別情何草草傾蓋苦不早睽違三十年隔越萬里道
昔如東岡日彬彬麗文藻子少我當壯子壯我復老
人生百年內安得長美好故交曙星稀先哲流電掃
豈無盃中物與子一傾倒昨遊玄都觀共覓安期棗

桂子扶桑枝洗劍滄海島酒闌別我去何以慰懷抱
李山鬱叢叢巴水深浩浩願言崇令德黃髮永相保
海昌胡虛白

登海門大悲閣二首

寶閣凌空十丈高倚欄南望際鯨濤天花散處紛晴
雪海月生時見玉毫夜氣澄清龍在窟秋聲蕭爽鶴
鳴華丹梯咫尺諸天近香霧濛濛濕淨袍

日照紺園烁登臨閣上頭雲隨飛鳥沒天入大江流
華蓋瞻雙闕金沙見十洲龍王宮裏月夜夜白蓮浮

胡虛白

大悲閣上咏海

一氣洪濛混太虛天吳簸蕩撼坤輿千年木石勞精
衛百谷波濤會尾閭月下明珠蛟女淚雲中飛觀羽
人居秋風吹老珊瑚對不見麻姑錦字書 胡虛白

中秋與寶幢宿懷猷玄中東既白時玄中在京
既白在杭

不見風流玉一雙夜深吟坐對蘭缸山渡 京國雲
千里潮落錢塘月半江駐錫定分何處榻聽鍾室倚
舊時窓離懷客况誰相慰白雪高歌有寶幢

禪悅釋志恂無言

述懷

名利烟波久絕緣石田茹屋舊相傳關摩鬼面雖云
醜妙覺心王本自妍紫陌春風常淡蕩碧潭秋月信
嬋娟天香一瓣無窮妙不向金猊寶篆然 劉敬先

贈友人陳尚禮

燈火淒涼集草堂遣懷猶藉酒盈觴
鶻孤翻恨嬋娟月花老徒悲窈窕娘
青鳥有書通閨苑彩鳶無夢入
耶陽朱顏自古多流落莫怨秦樓薄倖郎 劉敬先

呈則天真老師

掃除心地重提撕曠蕩曾教七聖迷
是處綠楊堪掃

馬春風何必武陵溪

劉敬先

感遇三首

暑退涼生換夾衣少年知己老年稀
悠悠今古閑心事化作朝雲暮雨飛

楊柳依稀草未齊東郊春色尚遲遲
牧兒有笛非無曲不遇陽春不肯吹

江上清風六月寒野人無夢到長安
乾坤不若扁舟大容得閒身把釣竿
劉敬先

寄楊彥常郎中

鬢脚吳霜日漸侵床頭秦火尚追尋
高眠已遂希夷

志長嘯彼悲越石心烈士義輕雙白璧故人情重萬
黃金朱絃一曲清商調今古寥寥絕賞音

贈別朱洞玄

坐石談玄引興長興闌分袂出河梁獨騎白鶴歸何
處夾道青山半夕陽

吟松虞烈

手筆繪澈川圖并詩寄韓國醫

上湖新漲碧潺湲秦駐高峯紫翠間拂曙烟雲蒼厖
水過春桑柘綠彌山海門桴客浮何在石屋棊翁去
不還歆越蘭舟一登望杏林深處草堂間

方洲張先

游金粟寺

海上名山金粟寺偷閒一過遠公房雲吞落照千山
暝風撼長松六月涼袖拂翠絲蘿磴滑茶烹紫筍石
泉香咲談具在烟霞裏擾上紅塵是下方友雲陳善

送海門福上人還澈川

玉節當年鎮海取琴尊閒倚海門秋青山映閣寒潮
遠綠對依橋佛地幽飛錫備嘗雲水味傳衣還賴祖
師留林間若與諸賢會為道羈人已白頭錦衣牛僧
感懷寄澈川蕭以信康養之

一葉孤舟載此身海鄉隨處問通津誰知霄漢求名

客翻作崎嶇失路人
既藉猖狂懷轉放
杜陵憔悴句猶新
升沉榮辱都休問
且醉雲間麴米春
却司陳文感遇

海門桴尚在念動欲何之
舊疾三年又春蚕二月絲
在死此言早悟老鳳來遲
泉猶牽倫禍斯須不待期

題畫竹

誠齋蕭子

金刀零亂拂簷端
翠黛凝愁淚不乾
夢斷彩鷲栖木
總夜深風雨作春寒
蕭子

鷹窠頂贈松屋道人

幽人結屋懸崖顛
古松千尺盤屋前
凌空恠石根

露葉鶴老樹枝
日經層岫醉踏苔雲
清洞門長嘯蘿

圓借君九節碧玉杖
同探崑崙十二天
虞勳

留題金粟山

獨上高峯縱遠觀
山雲不動萬松寒
飛崖滯碧雨初歇
古磴流紅春欲闌
佛地潛移龍窟小
僧房高借鶴巢寬
飄然便覺離塵世
萬里長空振羽翰
陽明王先

寄題玉芝庵

塵途駿馬勞千里
月對鷓鴣足一枝
身既了時心亦了
不須多羨碧霞池
陽明

書扇送董蘿石還漱川

君家只住海西隈，日日寒潮去復回。
莫遣扁舟成久別，爐峯秋月望君來。

陽明

中秋泛永安湖七首

中秋此地成高會，山雨初收澈墅隈。
望裏裏星河舟楫近，坐中滄海酒盃開。
月明靜抱龜鼉出，樹色晴浮島嶼來。
爛醉狂歌真自得，回頭大地莫生哀。
閩中祥
西湖新水欲平橋，未破清尊與已豪。
潮上海門千嶂白，月明秦駐萬峯高。
長空露下秋無際，落木風寒苦獨搔。
無數眠鷗傍柔櫓，不妨紗幘坐輕舸。
東山詩論
喜言來值中秋日，抱病同登澈墅山。
澤國風濤悲不

永海門雲月破天悭，撫時長劍虹光動。
寄與滄洲鶴，愛聞良友百年能。
幾會清歌劇飲未，須還九杞許相
月上千林風露清。放舟與客澈湖行，
東溟秋闊瞻天柱。北極雲開憶

帝京山迥靜，聞楓葉下波寒。遙帶布袍明，
酒酣鼓枻長歌起，不信人間白髮生。

紫硤沈拓

百年高會滄溟夜，璧月鯨波萬里秋。
避地衣冠天下士，傍湖尊俎水邊樓。
松杉谷應聞清嘯，砂磧潮回卷漫流。
不用乘風跨黃鶴，人間隨處是瀛洲。
句溪陳鑑
八月十五弄扁舟，海色湖光併作秋。
午夜雲山悲玉

笛九天風露濕瓊樓直凌牛斗同清泛應有魚龍識
醉遊萬里長空傳浩嘯冷然鸞鳳在滄洲後吾道人
人物百年滄海上釣竿裊裊拂珊瑚前峯吹笛月在
水中流放歌煠滿湖尊酒魚龍迴浦淑布袍星漢動
菰蒲山川勝槩真難會天柱洞庭還有無釋石門明

湖海山居答從吾

無住生心未了空移家又入水雲中晴峯遠落晚湖
碧寒寺半藏秋樹紅豈爲疎慵求僻地欲從真朴尚
淳風採芝同我長松下更有滄洲綠髮翁釋玉芝法

宿寧海前峯山房

獨容迷津舫清宵古寺門燈明深樹閣僧道遠人村
烟月猶春夜江湖且醉言雲泉有舊癖投老此中焉

九杞山人

湖外郊行

青鞋短策湖雲東漫披妙語酬春工野雲漠漠吞江
對晴雨絲絲織晚空

九杞山人

宿雲濤庄

桂樹石床雲霧深柴門天風鵝鶴臨野寺晚卷開落
日小山春日動高吟衣裳自帶烟霞色江海猶存猷
納心十載著書微不起羨君裹足咫尺峯陰明琇

懷董山人漱上

兩湖草堂城之陰桂對天寒希過尋嗜酒豈為河朔
飲著書賸有虞卿心寒機錦綉秋燈永鐵羅珊瑚滄
海深憶汝南山久岑寂柴門落葉滿秋林 明琇

登秦駐山

海上名山亦自高秦皇曾此駐旌旄百年王氣今誰
在萬里巡行柰爾芳丹藥無憑龍已化鐵錐初試鹿
先逃寒塵古廟遊人少落日西風漫野蒿 青山范言

再游永安湖

湖上千峯開錦屏東山寺下石泉鳴晴波疊嶂參差

九斜日輕紋潑艷明鷺過翠微翻素影松傳蒼籟作
高聲孤吟自愜重遊興盡日還如畫裏行 嵩陽徐定

游延真觀

蓬萊何處訪延真翠幙朱扉碧海濱僻地烟霞宮殿
占清朝香火歲時新屋壇劍氣寒衝夜玉洞琪花煖
媚春更愛栽梅仙客雅祗應原是種桃人 石溪樵子

遊澈上海山時嘉靖壬辰秋季與兩湖董子雨

川王子同行

沂陽王文祿

澈上新晴秋正佳亂峯雲日蕩精華鷹揚碧漢風濤
落姓紀平崖筆陣斜斷岸海南無渡楫炊烟山外有

人家翻手高攀虎豹穴赤脚下踏金銀沙

湖上晚眺

醉倚危欄出兩湖若耶風景輞川圖
霜酣遠對秋澄淡雲過層峰日有無
幽鳥忽鳴山寺靜怒濤欲上海城孤
夕陽更發高吟興萑蒿蕭蕭落鴈急

竹垞陳策

栢庵羅先生洋八旬授徒闕世久矣因贈

黃髮蕭蕭色凍梨山城屈指此翁稀
臨流一杖生微咲多少浮雲水面移

從吾道人

贈福慶端師

萬千庵院萬千燈雲水高閒見一僧
留得梅花伴明

月夜深還照法華經

從吾道人

游鷹窠頂

翠微高處有僧家出郭躋攀不憚賒
石甃泉香烹惠茗雲林春暖發曇苾
仰觀碧落天疑近俯瞰滄溟日未斜
安得投閒來此地焚香洗鉢了年華

栢菴羅祥

秋夜

屋角雲開月逗光小庭秋近自生涼
推窓不寐思方永黃葉初飛吹到牀

東洲康穆

懷董山人

江漢獨爲客，淒其隔暮年。遙憐青玉案，一寄白雲篇。
野日生寒夜，江鴻落暮天。茅齋溪上月，遲爾對談禪。

僧石林永瑛

游海門寺

橫斜古柏寺門偏，傑閣初登思惘然。白浪接天元氣
混，青山過海島夷連。函空大藏經何在，碑碎前朝事
不傳。縱目荒城更尋勝，秋藜春在豎湖邊。

南白聞並

漱川八景詩

前八景

東浦寒潮

鴻濛元氣浮沉裏，浩渺烟沙島嶼迴。幾度夜深隨月
上，滿城風雨動樓臺。

白峰孫肯堂

西湖秋月

澈湖湖上桂花秋，海月當年滿畫樓。彷彿錢塘六橋
夜，至今人說小杭州。

豐厓徐叅

秋風湖上月娟娟，十里蘋花一釣船。孤鶴夢回雙鏡
曉，恍疑人在六橋邊。

石洲崔昇

海門高閣

海門高閣碧岩崑，曾憑雕闌望海潮。黃鶴飛來月明
夜，欲邀仙子共吹簫。

東濱徐咸

巍巍高閣俯叢林，朱拱生寒白日陰。
却憶青蓮李居士，吹臺何異此登臨。

孫肯堂

禪悅踈鍾

鍾聲送曙出雲間，名利奔馳役候閑。
惟有道人機事息，臥聽幾杵夢初還。

海村劉銳

禪悅鍾聲出海城，紫烟蒼靄曉冥冥。
夢回高枕湖山下，不是楓橋夜半聲。

西臯鍾梁

秦駐孤峯

壯志驅山到海東，祖龍千古信英雄。
三神童女成虛望，獨有崔嵬倚碧空。

通江李弁

葫蘆疊翠

浦溆南來山復山，望中出沒海潮間。
蓬壺咫尺雲濤外，疑有僊人采藥還。

李弁

巫門漁笛

雨歇潮平海上村，數聲長笛下江門。
梅花落盡青山暮，晒網斜陽柳樹根。

李弁

泊櫓樵歌

松林深處發長謳，宛轉山椒響暮秋。
應笑秦人遺纜石，翠華千古望僊舟。

後林朱陵

後八景

茶磨松風

茶磨如磐石牽蘿壁薜班秋聲號萬壑倦樂下三山
醉洗耳塵靜坐吟心地閒山中有弘景樂意正相關

南野魯汀

石帆蜃氣

海市登州誇幻相石帆此日亦奇觀青紅頃刻何須
訝便作人間萬事看

秋園王偉

石屋仙踪

昔人避兵處累石爲隱居仙去遺踪在地荒生業味
桃源世非有風俗想周餘

釋虛堂守節

龍潭海眼

尺木滄溟上蜿蜒光怪沈山空月窟小雲護石潭波
潮汐高爍信風雷永夜吟濟時當早魃一躍九垓霖

魯汀

孟泉瀑布

飛瀑下九曲灑然河漢流玉龍攄蒼巘水簾明素秋
廬山豈專勝此地足淹留

橫溪張中孚

飛泉百丈度層雲一望青山白練分却憶高人棲隱
處草堂風雨隔溪聞

崔鼎

山頭望夫女裂下寒機帛一片冰玉心化作瓊瑤液

滔滔下湖去大旱滋稼穡

釋平野戒襄

文塢夕陽

海上深山與世違時平不采首陽薇村邨簫鼓兒童

喜斜日楓林社散歸

劉銳

重疊開岩徑蒼翠凌石壁千層列畫屏獨對宜晚色

幽人探勝還半嶺斜光入

虛堂節

龜阜春雲

翠結孤城秀山連島嶼青盤旋雄地勢隱約肖龜
霧藹生春黛嵐光濕翠屏登臨嗟巖巖千古鎮滄江

魯汀

鷹窠晴雪

牛背披蓑上許孟山爭高鷹揚發天風不損孤鳳毛

把山先生

戒襄

吟立層臺
嶺領千尋玉笋寒能萬樹璫梅踏雪來穿危磴呼鷹

徐定夫

續八景

醫靈聖水

古甃沉沉不計年傳聞仙叟浴丹泉一瓢賸有刀圭
妙不羨如船玉井蓮

釋少林戒言

宣慰樞樓

畫樓高壓浦雲蒼上有娥眉閉曉粧二百年來無海
船斷垣荒址自斜陽

徐泰

行人指點十間樓宜慰風流迥未休
荒草凄凄環珮冷斷雲殘雨不勝愁

鍾梁

鷺鷥飛去曲池荒欄檻依然繞綠楊
春色不知歌舞盡野花猶學美人粧

石溪陳金

杜曲雲濤

前湖杜曲同休沐即山莊飛濤捲白雪
散落秋烟蒼

魯汀

颺坡石馬

異代豪華已不知尚餘蹄鬣在山蹊
千年故物埋荆棘風雨時聞半齧嘶

環川蔡翀

祖龍古祠

祇有荒祠對碧峯更無文字紀來踪
山隈罔識君臣禮輒把椒漿奠祖龍

朱朴

天真塔院

幻居無色相了却一枯翁
蟬蛻棲真處塔寒山月空

魯汀

雪堂春社

海門月出候潮生三世音從此處
聽直指梯航開一

踏駕驅波浪破千層老師說法言言佛重子焚香步
步經般若臺邊春草色肯分餘綠到閒亭東圩錢瑯

湖海山居

山居星漢邊湖海望中連鶴立衝潮石僧看掛壁泉
本非脩福侶聊記種松年了了無文字惟應卦畫前

後吾道人

和題

高卧白雲邊虛窓綠蔭連道通雲岫石心澈澈湖泉
論性開來學叅禪了暮年錫飛何處去花落梵王前

龍川顧邦重

文

秦駐山古碑

前覽灼灼後聖茂哉始皇承天越授帝命業超
上古殲周滅鄭七雄靡餘六國是併功齊太古
道深前王埒炎均昊美冠顯黃通靈七代徽構
商堂縱聖疑神將紀百幾菴藹餘輝蜚聲萬祀
右判史敬素立石其碑不存

義忠國佐正匡國功臣故節度左押衙親衛第
三都指揮使靜海鎮遏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
尚書右僕射御史上柱國宋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行先字蘊之吳郡人也曾祖憑皇不仕祖真
皇不仕父敬端皇不仕妣陳留阮氏太夫人揚名立
身光于祖宗者唯府君耳府君少親戎律長習武
有摧鋒破敵之堅蘊戡難濟時之策猿臂燕領完備
材始隸職于建寧都從高公彥所在征討累有功
尋高太傅分符雲渚府君亦隨于治所太守用爲
心膂或鄰境有寇總握兵柄仗劍前驅無不鑿風
解滅竈之謀投醪之義備盡其妙以是聞于聖聽豐
被寵嘉荐歷珥貂累陞八座蓋爲雲守所重自渤海
公猷世高禮亂行府君奮臂一呼率衆歸國時天下

元帥吳越國王親統全師撫郡縣以有功孝宗
賞遂封協力勤王功臣尋封佐正匡國功臣
封右僕射仍委之靜海劇鎮府君之屯細柳也鉏耨
荆棘版築城壘不日而就恃其寵不勞于民卒乘
韓睦鎮縣和同商農工賈不改其業親載耒耜遍植
桑麻以備祗奉使臣供承南北十五年内外無聞言
蓋恩威竝行緩猛得所矣以寶大元年夏四月得疾
帝興至秋七月二十三日終于靜海鎮之官舍享年
七十有二府君娶汝南周氏隴西彭氏清河張氏三
夫人皆肅雍和鳴内外婉順王喪祭者惟彭氏張氏

居其右馬有子八人長曰從訓馳味雲泉不樂仕宦
侍膳于周氏之側次日智紹在方袍之下次日元晟
節度使正散將為人溫恭尤尚儒雅娶諸暨鎮遏使
楚牧韓章司徒愛女次日元杲節度正散將銀青光
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狀貌瑰偉智畧
出衆識量宏博入小節親族間咸曰有父風娶聞
人氏次日元昇節度下將獷悍好勇真將軍之器娶
鄭氏次日元寶娶章氏次日元勝元贊未娶皆堂堂
之軀或親弓馬或閱詩書分掌家事無不幹濟女三
人長適穎川氏西都軍將都都知兵馬使明州羅

使陳師靖僕射之子先府君迺次適清河氏建寧
都虞侯張全尚書之子次適上亭鎮遏使翁錫尚
書之孫節度討擊使上亭鎮遏將元昉之子繼貞弟
三人行存行勤行忠初府君之寢疾也殿下遣中使
三賜湯藥及啓手足命侍臣持祭奠厚加賻贈內外
親戚莫不感泣有以見君親之道始終兩全矣明州
郡侯太傅奠贈尤異焉府君世墓在湖州烏程縣不
克歸塋續致桑梓在開元府海鹽縣以其年歲次甲
甲十一月乙未朔六日庚子厝于本縣德政鄉通社
里澈墅村之原禮也鶚與府君幸同王事備熟德美

洎有瘞日令子元晟元杲泣血而拜請予撰銘誌堅
免不從遂命筆聊紀年代安敢飾詞乃撫實而為誌
銘曰

挺生英特	邈爾奇形	素蘊豹畧	能精武經
弋鋌再舉	氛侵廓清	從茲勇冠	大播佳聲
盛績旣彰	威名遂振	靜守謙敬	動知逆順
惟此侯王	賞其忠信	不有殊功	那遷劇鎮
匡吳志大	佐越功全	一人注意	百辟推賢
方務剖竹	宜分重權	孰謂梁木	俄隨逝川
生作忠臣	沒留遺策	眷彼令嗣	恭承帝澤

丹旒斯引 玄宮已闢 萬歲千秋 芳塵永隔

題金粟維摩像

昔有僧至龍潭問云久嚮龍潭及到來潭也無龍也
不見潭云却是子親到來余寓海鹽聞金粟之名久
矣暇日陪二公泛扁舟由支流斷港而至乃見此寺
在山林間松檜蕭森金碧輝映真伽藍勝處也眉行
殿堂欲見如來推求尋覓了不可得退坐丈室冥心
息慮瞬息之頃維摩現前復見獅子之座乘空而來
香積之飯應念卽至心生歡喜頓還舊觀因問老人
曰如來卽已見了未審此處金粟之名何自而得答

曰經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故三世諸佛皆以假立
名字引導眾生只據士俗所傳乃金玉山也玉與泉
字相近語轉而然余因念大隱堂中曾命畫師作淨
像不若將錯請此居士來至山中使游觀者瞻仰禮
拜發恭敬心一念回光則可入不二法門矣毘耶城
中何遠之有宮使提學中丞常公提宮太丞陸公信
遊時紹興壬戌十月望日也大隱居士李正民題

宣慰楊公齋糧記

勅授嘉興路海鹽州儒學教授徐思敬撰

將仕郎嘉興路海鹽州海砂場鹽司丞江正書

廡朱藻畫棟備壁菩薩諸大聖像煥然一新計其德
行之衆寡喜捨齋糧爲長生身供選僧之廉潔者掌
之每歲自結夏至休夏贍僧誦經永貽不朽吁耐翁
之志非欲爲已求福田利益惟在資薦考妣莊嚴佛
土而已其爲孝行庸有既耶浮屠氏謂南閩浮提以
財爲命 **能舍** **不厭不煩**既廣浮屠之君

又益浮屠之食可謂孝矣可謂誠矣異時衲子登靈
山之堂飽香積之儲能思耐翁普施之心據菩薩乘
齊寂戒行則耐翁所以上答二親之恩者豈少補哉
方文詒翁久歷江湖戒行冰潔實立政中丞 **祿**

公 杖與余為同鄉人三載往來言其事甚悉
喜訥翁能成其事於是乎書

皇慶三年歲次癸丑結制日天寧永祚禪寺住持慧
明著 訥翁永模立石

永安湖記

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而民食又以潄水為先蓋
水居五行之先 典六府之首自古帝王平治天下
莫不先此為務欽惟 皇元撫育人民興舉水利開
無遺則盛矣哉海鹽本嘉興之屬邑比陞為州州古

四十五里有湖曰永安周迴十二里原以民田為湖
潄水灌溉澍墅澍浦石帆三邨農田八千三百餘畝
均其稅糧於田上時潦則東南注入於海旱則水澤
仰給於湖遂變斥鹵為膏腴時和歲豐家給人足
有禩矣歸附初至元丁丑澍浦鎮守王招討燔假軍
權而淫毒縱已欲以誅求力逼鄉夫闢湖成田三頃
八十畝人馬興立戶每秋輸糧三十八石至元己丑
歸之楊招討思諒未幾瀕湖居民來時口 日就月
將欲 湖為 以 屢經旱患民食不洽老小
恹惶行流 入德 仁狀具于州 鞠

治焉猶未誅也。李賴、沈富、宣威將軍前南寧
州安撫使王若濟、爲義聞之朝廷。由是省臺委
官公同蒞政。目擊斯害，昭然孔彰。大德乙巳秋七月
湘江行省平章政事徹里榮祿偕都水監官及本路
本州官親臨糾惡。廉明公正，遽令疏濬。爲湖開除元
立佃米一畝而正之。於是狼吞虎噬之徒，爲之斂迹。
斯湖得以舊噫不有廢也。成之名不彰，不有壞也。
立之功不著，今廢而復立，使斯民享悠久無窮之利。
豈曰小補哉！人舉手加額，擊壤歌謳，得以遂仰事
俯育之願。顧不偉歟！茲刻于石，庶來者知斯湖源流

存自云爾

至大四年二月

日前權東坡書院山長趙若源撰

從事郎鮑郎場鹽司令金汝礪書

承務郎嘉興路同知海鹽州事趙泰篆

奉政大夫嘉興路無勸農事朱緒立石

重建金粟廣慧禪寺記

天下之禪刹，往往專山水之勝。然其能化蒸莽之區，
爲金碧之宇，易麋鹿之場，爲龍像之筵，與勝境名於
悠久者，由有以啓於前而繼於後也。武原之南，距城
邑一舍餘，有山曰金玉，有寺曰廣慧。統麓面流，樹石

岑鬱禪寺之絕冠乎一邑原其所自歲在赤烏有神
僧號康僧會自康居國而至江東顯其靈異誠咸
利之祥塔啓長干之號康僧既而遊方至海鹽金
寺山時值炎暑構亭施茶以濟渴 朝廷聞之賜名
茶院已而建寺居焉宋祥符間賜名金粟廣慧禪寺
高宗有御書之賜稽之于昔康僧立化于天禧以漆
副其像未幾像忽騰空入海鹽秦川緇素力請之皆
莫能舉惟金粟請之飄然肯就至我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遣使降香昇其像還天禧合
觀聚觀輿情允協由是僧徒彌眾規制益弘殿則如
來觀音之爭雄堂則含暉正受之儷美傑閣之藏御
書山門之標寶地則當時之偉觀可知矣洪武戊寅
道雍住持未幾示寂後之繼者曾不加意宣德三載
正傳膺薦領報毅然以興廢爲己任踰歲粟盈帛積
工善計良像設殿宇復還舊觀正統辛酉宗源繼主
倪坐克成師志藏殿鐘樓摩切星辰山門以峙巖廊
重新可謂完矣噫茲刹之興自禪院躋禪寺住持之
賢自文登而至傳源其來非一代其傳非一人始克
無憾亦可謂難矣後之踵武者誠懇正傳之心視其
廢者舉之故者新之則茲刹之與並山可以並傳之

無窮矣因源師之徒惠欽求記其事因書此以授石
工傳師別號祖菴吳興人常師事天界默菴云

資德大夫正治尚卿禮部尚書前太子賓客兼國子
祭酒毘陵胡濙撰文

大明正統十四年歲次己巳住持沙門宗源立

海門禪寺碑

海鹽縣南去三十里少東有澉浦在兩山之間山據
陸而趨海相峙如門潮汐所匯滴故其地多斥鹵不
食元之時鎮設宣慰司以撫制之

皇明有天下更置千戶所蒞海寧衛以守正統中始

城其地居民鮮少市井寥寥無游觀之勝槩鎮使官
屬至輒止海門寺召寺僧為客主少休舍是無宜人
之地矣寺相傳始宋寶祐二年甲寅永固禪師所建
號祐福菴歲久淪替至元乙亥高林善壽禪師開廣
故址構殿宇置佛世尊像演法授徒人用皈依一時
善士如宣慰使少中楊公大姓顧氏文聰皆奉寔地
以從弟子天真惟則禪師奧通內典超越宗乘行戒
脩潔無賢愚少長眷賤皆尊信向往聲望所置雖倭
夷險絕之國至有圖其像供養者不樂甲午其徒景
南永忠禪師肇勅大悲觀音關刻千手像於其中金

碧交輝仰薄雲漢周堂翼其室種種感具人更號曰天
真菴宣德己卯天真第三世孫東濟宗福禪師杖錫
走都下請額于

朝

勅賜海門禪寺仍給部檄命東濟住持寺至是始克
有成矣寧尚憶二十年前從雲漢雪壑二蘇先生邂逅
林間登大悲閣瞻天真像周覽山海笑語移日相
去絕幾何二先生皆不作東濟亦比去緬想舊游往
來于懷抱今年秋適其徒普祚普德戊劉瑄廷器徵
余文刻石將示久遠遂不_而而爲之 詔東濟邑人族

姓徐生於洪武己卯示寂于成化丁亥世壽六十有
九僧徒四十有三可謂無愧天真諸孫者矣銘曰
浙海之瀕水匯山峙城闔登巖亭障鱗次_之鹵蒼莽
奇秀弗彰中有勝境禪林佛場小白花巖_之五毒國
性馬示觀潮音海色永固潛源高林導流百_之支順
天真其尤景南得傳承先啓後東濟集成淨業_之年
始宋寶祐及元至元天祚

皇明鴻名迺宜世歷三都人夏五代善祚圖承歷劫
弗壞時成化四年戊子九月重陽日

賜進士第中順大夫福建汀州守禮科都給事中

賜一品服邑人吳興張寧撰

激川鐘樓圖跋

從吾道人

激浦乃濱海一隅之地宋元時因通番舶地方富庶入我

朝禁草海道自是居民惟賴田產緣因四周皆山狀如天井不接下河常遭旱患商貨不通名為絕地洪武永樂間城中雖靜然南有海門高閣北有禪院鐘樓照映山勢風水相稱人無災難一自鐘樓前後二次倒廢先出侏儒後患黃腫十年九旱災難相仍余每思之深有妙理蓋五行之性惟在均平方得無事

今既山廣地高土勝於水水被土剋矣所賴五千餘斤之鐘懸于十丈之樓以為壓鎮蓋鐘本金也金能生水可助太陰以敵旺土若樓倒鐘埋水既無助土反蝕金夫土者水之所忌也黃者土之色也今土既偏重安得不旱而腫乎余惻然於此雖以衰暮之年欲為地方成此勝事乃同信士胡璿輩禮請禪師法聚圖之結集眾緣銖積寸累六年而始有成又請於總戒楊侯中夫開通水門以洩壅滯而助生金氣於是自戊子至甲午歲歲豐熟病者亦痊蓋土本生金金為土子子實則母虛土勢方得其平矣此實陰陽

之正理豈謬誕哉樓既成余述是筭靈異始末圖而刻之使人皆知其關係地方風水之大如此庶後之人同此心者繼而葺之以傳於有永也

與吳南溪先生論水利書

從吾道人

灑自奉別以來更四年矣緬惟先生以體用之全學為

國家造福於八閩正期入相

一人活百姓而能以無榮為榮急流勇退可謂平地神仙者矣出而經綸海內歸而矜式邦人無任健羨灑一病三秋迄今不能離褥小兒穀衣食奔馳備

東歸雖承遠貺尚遲謁謝感愧何如灑頽朽之齡惟存餘氣於身家事去心久矣獨耿耿於垂盡之年者惟以民吾同胞不忍地方生齒衰落戊子年建一鐘樓以挽心風水今經六稔果見軍民稍樂病者獲痊信非誣也近有人自邑中來者傳聞先生捨一金帶與僧人造橋比之留鎮山門者其有益與否相去遠達矣先生利物之心無窮有如此哉灑緣是而有感焉灑之水利其議昉於敬先劉先生述於方洲張先生筆於虛齋祝先生先生受方洲之托者也灑領虛齋之命者也自歲丙子移文經年有八年竟成畫

餅言之可嘆竊詳斯議其來已久洪武年間有老民張小五奏准開挑各渎五尺自此田禾有收至正統年間八十餘年湖河浜澗俱各淤淺人民困苦本縣縣丞龔潮奏奉工部堂字三百七十一號勘合量起人夫一萬八千餘名未蒙開濬至天順年間纔蒙帝按二司親臨踏勘起夫二萬餘名到區開挑不期連月雨雪不能施工一向停歇至成化間有本區鄉里老徐信等具呈勘實俱有抄曰舊案存証竟亦停歇弘治間有民人盧孟斌具奏欲自願頭門洗馬池開出鹽倉以達城河最為便益竟亦停歇正德間掌守

千戶楊珙為見河湖淤淺田稻無收糧運不便將情備申合干上司已經勘實丈量估計文卷見証竟亦停歇嘉靖三年大旱軍民耆老陳縉陳紳等將情書所備申察院批府行所始候秋成民力稍裕查照施行竟亦停歇嘉靖七年大旱耆老湯沐等告府行縣勘實回答竟亦停歇嘉靖九年軍餘胡瓚為眾建言被責幾死竟亦無成此亦可以見民情矣年年刷卷只作故紙奈之何哉夫以百六十年大患屢經勘准而竟抑不行者其故何歟一則地方僻處海角府縣隔遠上司不到危苦之狀不能上聞二則吏胥之弊

非錢不行而地方公務錢何從出三則間有數輩姦
黠細民侵佔填塞澗懼顯露多方陰阻四則糧塘里
老明知疏濬於已有益但懼供給因小失大見當身
役含糊稟歇及至交替便望舉行逐年延捱以此墮
誤殊不知圖大事者不惜小費矧茲所舉因舊為功
建大業者不辭小怨矧茲流言懷私幸免事在智者
決之而已昔邵信臣所以謂之父者以其所至興舉
不利而朱子提刑浙東即開黃巖河道民到于今稱
之近者薛中離先生於廣中平地鑿渠八十餘里數
府之民免於浮海之險誠以位高望重之賢加志

斯民折枝而已寧復有難事哉竊惟先生於此一十
八年之間雖於當道屢嘗言之終以宦轍四方有志
木究今則解組於家優游綠野克終初議茲非其時
邪矧先生名聲天下心切顛連有聞必舉有舉必成
濬安敢以老自諉不以闕於左右哉且幸今歲天雨
及時成熟在邇水可放洩夫可起撥但圖之在早持
之在堅耳先生其有意乎濬已老矣激人數舉不効
無肯言者矣迷方洲之事繼虛齋之志以慰二夫子
在天之靈者不有在於先生乎先生而弗任弗圖也
濬之望斯絕矣濬於先生有社末之愛與聞道義之

風輒敢以狂直之詞上瀆百惟矜共老愚恕其僭妄
俯察之幸甚幸甚

南遊海上諸山記

嘉靖壬辰秋九月九日沂陽子約兩川子遊海上諸
山兩川子約陸子移舟來明日登舟飲陸子宅遊豐
山登覺林佛閣下見南山蒼翠滄海汪洋日浴波間
恍然想像扶桑蓬瀛之勝下閣觀兩川子前度紀遊
詩沂陽子續之書左方訪孝隱山人不遇游秦駐山
登山巔南望楮門諸山自天目來奔若萬馬攢若青
螺橫若蛾眉變態莫狀下山瞻始皇廟古松號風香

火寂寥追昔駐蹕時登望徐市雄威蓋世且將羽化
飛昇乃今相傳雨黑夜尙聞戈甲揮霍聲可慨也已
登舟次茶院遊金粟山登僧樓觀陽明先生詩齋之
書左方倚闌南望羣峯拱抱起伏若城堞然下樓觀
門傍豐碑因感康僧神異曾寓此暑月施茶以故名
茶院明日進舟遊茶磨山舟次山下舍舟登山山若
磨以近茶院故名澈志曰黃巢屯兵處下若磨盤殆
營垣云海昌許九杞徙宅山陽其陰飛巖高竦曠若
亭宇刻曰天南第一山東偏一巖每占水澤注文許
則年豐刻曰豐巖山頂刻曰天只半峯前刻曰雲起

處俯視卧稼若黃雲其疆理經緯入若平鋪萬席下
山憩水月菴九杞至造之攜飲雲濤莊薄暮別九杞
遊澈墅湖湖景類錢塘西湖湖上羣山四圍南向豁
開若門海潮渺茫無際湖心方臺畝許若印綠草碧
波盪映雲日惜無一棹泛而登之抵悟空訪玉芝道
人不遇登荆山時月霽煙消行歌遙響空然天宇高
虛而萬象沈沈若與塵世隔下山宿寺中又明日曉
起尋玉芝精舍門扃不得入觀從吾道人詩兩川子
沂陽子各贖之書左方問途遊澈城浴山徐行入東
門訪從吾道人不遇遇碧里子曰昨遊海山得奇處

不及題名若有待然且遊歷得無詩乎請書遂書之
乃袖筆墨請行經禪悅廢趾觀草間斷碑及玉芝從
吾碧里子新建鐘樓因談鐘製極工天順間嘗浮聲
海潮中以顯神異今已懸架惜不得一摩玩也出南
門西折至海口青山山若伏龜又名龜山山根受潮
衝齧石齒然叢立復有懸生海潮中者蓋沙土融盡
而山骨獨存聖之散布若林木然時潮落兩川子蹇
裳以涉陸子從之碧里子沂陽子循平崖行觀之既
而得徑會石林中乃題名石上沿山根行又得高峻
而壁立者相訝曰江流有聲斷崖千尺山高月上水

落日出遂灑暴大書石上薄暮入北門登海門禪寺
大悲閣繪漆華麗雄拔一方遙見明越諸山青翠若
雲浮海潮中碧里子指小山曰此上虞下蓋山相傳
沙岸未崩時清晚聞海南雞鳴聲指近城高山曰此
郭老山幼時見山頂平甚今反覺尖竦則土石亦有
長乎又指閣中一柱曰此柱與版相離圻尺許大勢
亦東偏近一丈忽聞閣中若人衆聲晚起視之勢正
殿柱遂合抑豈有人以轉之也相視城中草木蓊蔭
圯屋頽垣數椽支倚而未盡朽者甚多于是歎息水
道不通日就荒廢回想勝國以前置宣慰時富甲

內容詎知有今日乎殆亦地氣盛衰之運有力者能
通水道則尚可耳下閣宿碧里子宅對燭高談幾以
達旦又明日曉起微雨於是歸興發矣雨止言歸碧
里子陪出西門過鮑郎塲遇從吾道人于舟中急呼
邀止之懇之宅又辭遂相飲於蘆花洲中飲已乃別
道人曰此熟別也遂乘道人來舟抵六里堰過原舟
乃還其未細遊者若澈墅湖山之勝其未及遊者若
長墻山龍眼潭談家嶺鷹窠頂金牛洞瀑布泉紫雲
諸山蓋留不盡之景以待重遊云沂陽子海鹽王文
祿世廉

神鐘記

海鹽禪悅寺神鐘勝國時宣慰楊杵以海外銅鑄建
六杖樓懸之聲聞數十里

國朝天順中忽無聲渡海者覩其影波間浮屠用其
法攝之乃復聲成化初樓圯浮屠晉於財建之卑邑
產悉侏儒焉

今上之六年樓再圯鐘沉塗邑復病疴於是董隱君
從吾先生偕厥子進士穀道浮屠法聚氏相謂曰夫
樓卑而侏儒產焉塗沉而病疴焉鐘之神其關於民
之戚休也若此樓曷可弗興七年正月壬午乃明

鳩四方之樂施者庚子鐘忽自聲若扣百有八給事
杞山許公宿茶磨聞焉於是鐘之神益顯南宮子猶
聞而歎曰鐘治物也而關乎民之戚休將怪邪誕邪
繫象教之顯邪其諸山川之靈鍾于斯邪吾弗得而
知也從吾子非誕者也嘗學于聖人之道而非惑也
而唯斯鐘之神必有說惓惓焉民之戚休志則可
嘉已古之君子其學也凡以行其道也其于民喘息
通焉故有呱呱弗子昧爽俟旦席弗煖突弗黔者已
今之君子殆不其然下乃牧伯守令完簿書塞厥責
斯良矣其有志乎民之戚休者乃為迂為矯為狂為

大澤固未民遠而斥且去矣是以仕者其來也若燕
賓其去也若弊冠民亦罔離厥裏下乃顧為讐焉夫
若此者將斯鐘弗若邪進士穀固將仕者也從吾子
則固隱君也而弗忘乎民若此吾用益愧有位者無
惑乎董子之神斯鐘也使有位者恒董子之志肆弘
厥施發仁捐厲茲殖篤材庸輔天地贊化機神將主
其人在其鐘邪從吾先生適然興曰善善子之言廣
矣遠矣吾將碑之為神鐘記俾聞之有位者
是歲九月己未前進士天官尚書郎四明豐坊記

遊龍眼潭記

董穀

龍眼潭在澉之南二里許長墻山下黃道祠之前余
為土人三十有四年矣幼事諷誦壯事進取於四方
蓋嘗觀於錢塘又自潤州抵建業北涉彭城之險旋
渦逆湍蛟鼉所宮咸親試之獨茲潭在郭門之外曾
未得一投足一營目焉異哉余也豈向之遠覽而大
觀者夫亦道經云耳乃乙酉二月望日同前峰少林
二禪子登荆湖之颺山指點茲潭相去數里輿雖浩
然而足力弗任婦而語諸學徒期以厥明從事翌日
遂將王生揚生周生拉李光德為引導及僧秋林攜
楫以往春風甚顛午潮怒長粘天臨日奔雷走鯨來

如崩山去欲縮地石崖林立莫可名狀淡者如室削者如壁廣者如車狹者如帶完者如怒猊伏虎碎者如斷劍折戟洪濤吐吞萬皺鱗集雖魚貫却立俯視數丈而浪花仰激灑然着面大巫山去潭可百五十步址若積鏤亂流環射如沸湯然草色纖碧雜樹婆娑對視可枝數葉辯而不能飛渡也悵望久之徒亂人意前癸未六月有兩巨魚東西來適會於此僅容迴之掉尾激水至於山椒業海者千百夫皆見余時似觀以魚亡而止今偶憶之論諸光德曰信小巫山在大巫之外相距尋丈其廣視大巫四之一頽然居

乎泝泝之間正西一山去此如三十里者茫茫於煙雲水氣中不見其麓的然純黑上平下均如帽屋者上虞縣下蓋山也白塔之左爲秦駐峯大巫之右爲葫蘆灣綿亘圍繞隱若金城而激之形勝甚矣嘗攷諸水誌有仙人洞在長牆山之後是日由潭左遵海而東蹣跚坡陀捫歷窟宅至縹岡憇馬南見四明羣峯列岫霞騰雲倚旗張笏挂羅布於數百里外而天吳奮首飛廉矯翼簸盪大氣渺馬際空奇哉茲遊也巳於是光德進曰洞尚遠風惡屢危往往沙魚變化成虎叵測請俟他日遂越嶺而還所謂黃道祠不知

何神其來甚遠。惟數楹巋然篔簹竹中。水誌又有菴風亭。美固堂皆在長墻山下。茲不可致矣。嗟夫。昔柳州始得西山遊宴。因作記。余居茲土。凡若干歲。始於茲潭遊焉。山靈有知。應笑余之興之卑也。故叙其事。且貽二禮子云。

黃道山重建顯應廟記

董穀

按永澱水誌。黃道山在鎮之南。下枕龍眼潭。泊舟處。舊有水軍寨。造船塲。山之顛立烽燧。山之外捍大海。設制官總領之。有廟在山之腰。為黃道大王。不知何所始也。勅封曰顯應侯。廟中有神曰楊太尉。尤為靈。

其意亦石帆邨聰明正直之人。遵海而南。無不導。故誌之言如此。余為土人。壯歲嘗一游焉。尚有數椽。頽然篔簹中。俯視龍眼潭。久已湮塞。為平沙。不復可辨矣。澱鎮當越宋時。為最盛。貿易海南諸貨。賈胡番舶。交歸焉。入招寶關。盤六里壩。以出外河。明珠文犀異香珍木。溢於吳下。流布中國。此其門戶也。元末土官恣橫我。

聖祖奄有四海。惡其害民而毆滅之。因置城戍。絕貢道。禁私販海。於是乎不通。而廟之顯於昔者。亦既樵牧所休。風雨所陵。廢為荒基。二百禩矣。覆載廣遠。民

物恬熙貪高島夷為逋逃數以歲壬子盜弄黃巖浙
西告警癸丑遂犯金山侵我海鹽盧參將鏜以舟師
守澈魚貫山外無所灣寄兵有登巖伐廟前栢為蛇
寄者得熱疾神憑之言汝敢伐吾栢即祀我吾當福
汝盧異焉乃牲牲之議剗新祠時惟守將揮使徐君
行健克殫厥心鳩工聚財冒暑董役應夢架梁越月
而祠成門堂庖福氣象嚴整繚以周垣翼如煥如卷
阿增重俄而潮衝沙磧淪胥歿潰內徙里餘汪洋澳
八龍眼潭者復其故迹測之無底古岸宛然艤舳戰
艦始集祠下風濤不驚士卒得所望哉顯應豈人之

能自是冠經四率一出犯城市無虞靈既著矣
言於聯

刺史唐巖劉公為文遺原邑大尹壺陽鄒侯親詣而
拜焉原夫時有顯晦神魚不在數有顯衰物終斯復
據古之圖徵今之事若合符節豈偶然哉於穆清廟
風氣肇開海闊山高香火攸萃奔走士庶徼福遐邇
不有迎送之章曷昭右象之瞻爰書奇勳用勒貞珉
詞曰

靈風兮凄凄靈雨兮灑旗侯乘潮兮下來川惠我蹇
脩兮無令孔悲坎其我鼓僮僮我舞侯乘潮兮來下

叶惠我蹇脩兮無使心苦日黯黯兮雲冥冥羌蕭然
兮降戶庭嘉羞登俎進和羹椒桂芬烈黃流清吳巫
起舞玉儿憑洞簫象伎雜謳飲武臣介冑弓刀趨整
禪羅拜紛前除宵長盡永樂嬉娛靈保既醉顏渥朱
九獻備矣神筵起兮鼓鐘噦噦不可以止兮小大盟
奉稽首喜兮神嗜我兮我酒旨兮穀我士女刀兵弭
兮山嶽奠兮海波平禾麥穰穰兮疵癘不生惟神之
麻兮齊我以永寧血食千秋兮坐鎮滄溟

姚節嬭傳

節嬭名福蓮海鹽十三都文溪塢民周孟經之女年

二十一嫁澈川姚塹塹本農業以耕稼養生嬭順事
無所自遂甫四載塹有疾死生女名孝嬭絕愛育之
常負抱不去體家甚貧數值荒歉阻飢孟經因促歸
與繼母諸嫂處念姑老行時檢篋中故衣服悉遺塹
姝意甚愴絕居嘗為嫂飼鴛得數卵寄澈期生畜給
工食以葬夫骨事尚未果而澈之富人有所為嬭者
孟經既許之難為言嬭亦微覺皆未白一日方聚會
幼女適啼諱頗仆嬭遽前抱撫之已甚終不止孟經
溫曰何物孽種不久當送還汝家嬭始悽然動色退
謂嫂曰頃見父言事決矣然我命如此此足豈肯再

踏他人門限遂抱女不復置涕泗交頤若痛楚不自
勝者衆見其孀居常爾不加省異是夜更餘母顧卧
內燈未滅呼令就寢弗應起捫其榻無得舉家驚求
忽僮奴曰薄暮田作歸見小娘抱女倚外戶而泣獨
不敢問故因燭水次見遺履亟求水中得其屍與女
同溺死翼日具棺斂焚之其姑匍匐至自激憑棺號
慟絕而蘇哭曰兒初喪吾子時已有訣語豈料親家
翁不諒其心老身又貧不自存致見母子非命孝如
已死吾復何生木既燬有蜨從煙焰中出文采爛然
向祖差飛入鄰里道路見者無不驚異流涕孟經收

其餘生與坤同墓姚氏先坐時年三十有七弘治元
年二月九日也方洲歸叟曰自古忠節蒙難男子雖
身受挫辱顧其心無愧可也女子以身爲重寸膚及
恥心事俱曠故危迫之際忠臣或可以不死爲心節
嬖要當以必死爲事姚氏孀家破人亡去就險阻非
不預見徒以姑老女幼庶幾幸存卒全志節不圖禍
速旻天機形弱息瞻前痛後已直一死耳區區嬰孺
他日流離變故將有不可測者乃奮然與女俱沉不
俟終夕陰陽剛柔渾合爲德凜乎女孀中之烈丈夫
也視古之譚節嬖何愧焉血漬入磚精化爲蜨皆不

可謂無是理也寧因謹述之爲司民風者告方洲歸
老張寧撰

胡孝子傳

董穀

胡孝子者潑人也名松字敬之上匪其生四百四十
五甲子矣短髮被肩疎髯及乳皆鶴鶴皓潔膚肉消
薄骨稜起容色慈和言笑溫雅行必操一細竹以自
扶指枯杖輕且磴磴里門間所至無論少長頰女皆
禮貌親愛之留之坐則諾僂之槩則受去來翛然如
湖雲止水其與人語未嘗謔浪阿比亦不觸忤有不
可徐牖以理未嘗強人之從無弗屈者行已始終惟

無性忍貧稟粹美暗合聖訓性勤書史記問頗贍
無知者初不以自炫也其先來自台之巨族曾祖淡
齋以訓蒙起家祖塙山業漁務農遂富一方父源號
一竹長身玉立吐音如鐘克邑秀民好華侈早損家
政於翁日以所欲責之翁方壯年偕其室人顧極甘
旨盡惋愉致賓朋縱娛樂惟務親心之得當其裕時
無難也自裕而衰衰而貧人情所難也而翁至家事
落莫甚雖菽水必謹承顏益篤一竹君春秋高喪其
嗣性嗜音樂寂寥處鰥長夜耿耿翁思所以排遣之
乃自學歌曲夕必同寢以腋煖足高唱清綿感動鄰

里蓋如是者十餘年猶一日也一竹君歿室懸罄矣
乃鬻其所居以襄之哀毀躬親罔弗成禮人皆曰孝
雖傳記所睹未之能過也既而顧孺人亦下世翁獨
與一妾假人數椽榻焉自號懷竹翁以識其志僻孺
祀鷄聊以苟生終鮮兄弟亦無子女簞瓢屢空人所
不甚履道坦坦曾無戚嗟蓋天性然也居數年舍於
其鄉徐氏 日無疾命浴既出據胡床坐逝
碧里子曰先師夫子云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
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走自蚤歲習見翁之行藏垂四
十年豈云試而譽哉獨恠夫鄧攸之棄子全姪後竟

無嗣人皆以爲天道無知夫攸猶可諉也以翁之老
而得絕報天道之難堪也甚矣善人不易得有之而
弗識之俾泯沒無聞仁者不爲也因敢表之以闡其
幽俾與程本立先生所傳武原沈孝子者同垂於不
朽云

韓氏仁術傳

董穀

仁可傳乎曰可術可傳乎曰不可濟物之謂仁通變
之謂術昔者聖人憂斯民之夭疾而醫與焉故其說
主於仁雖然剛柔之異質也緩急之異勢也虛實內
外之不同其形也溫涼寒熱之不同其性也君臣佐

使之不同其用也紛出迭見若陰陽風雨之靡定非
術焉其何以裁之故仁者其體也術者其用也體滯
於迹用妙於心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術可傳乎
哉仰泉韓子節世以仁術鳴於時予知韓氏之深者
也盖自余之先世與韓之御醫翁士著於敝遠矣御
醫翁履祥技精絕

國朝洪武間以文章藝術受知

太祖高皇帝為院御醫

太宗文皇帝尤加恩遇公卿大夫莫不與交後傳至
克誠翁不獨藝高其心更仁齡近九秩陸昇水擢術

韓氏仁術傳

仁可傳乎曰可術可傳乎曰不可濟物之謂仁通變之謂術昔者聖人憂斯民之夫疾而醫興焉故其說主於仁雖然剛柔之異質也緩急之異勢也虛實內外之不同其形也溫涼寒熱之不同其性也君臣佐使之不同其用也紛出迭見若陰陽風雨之靡定非術焉其何以裁之故仁者其體也術者其用也體滯於迹用妙於心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術可傳乎哉仰泉韓子節世以仁術鷄子時子知韓之深者也蓋自余之先世與韓之御醫翁上著於澈遠矣御醫翁履祥技精絕

國朝洪武間以文章藝術受知

太祖高皇帝為太醫院御醫

太宗文皇帝尤加恩遇公卿大夫莫不與交後傳至克誠翁不獨藝高其志更仁齡近九秩陸弁水權衝風帶星前畝活人於四方者且七十年不惜費不責報不知有爭亦無所思慮質美貌古暗合於斯地仙者也石泉翁仰泉之父克繼厥業遠近迎至市馬其門坦易和樂瀟灑道術有識者以是高之傳曰積善降祥吾於韓氏徵之矣寧有世濟厥美無所鍾哉仰泉其宗子也雖不事其事亦當食其餘兄復究意運氣况心參朮警諸裁焉增培之矣善見其

後之益昌也余復喜仰泉資稟純粹性行畏謹足稱善人
無愧先世然則謂之仁術傳家也詎不信哉韓氏與余為
世交予知韓氏之深者也敢以是而發其心傳之蓋云爾

續澈水志卷之九藝文紀終

重刻海鹽縣澈水誌序不為北之君子之口之下物也昔
澈水誌一編宋寶祐間里人常崇所集迄今三百年矣萬
本無存止傳寫於民間又復陶陰太甚毅求得之數本叅
定考訂始獲其全篋藏幾四十年是歲秋鏞家陳上蔡鯉
過余嗜之而曰此吾丰故興也泯沒可惜盍鉞諸余曰茲
哉心也烏乎成於是屛友徐子蘭徐子濱陳子九職吳子
起元韓之世積開之喜請從事焉再閱月而梓訖毅覺之
廢卷嘆曰於是書置故於天壤間焉能為有無乎自開闢
來卽有斯地其謂之澈始於何時而前此又何名也鎮之
起始則昉於唐盛於宋變於元而城守於今也斗夫一隅
山高而海深宛其無志按圖索跡則市井焉宮觀焉橋道
村保焉其彷彿可指辯者無幾耳而况當時人物之繁上
產之富遺黎故事欲有以知之乎今但茫然見之乎斷爛
之餘使人動俯仰宇宙之悲於乎一元之氣九千二百一
十二萬九千有六百年在大化中為一年耳分為十有二
會猶歲之有月日之有時亦以百刻準之則所謂三百年
者尚未滿半刻之半而吾人之有身於其間也又幾乎哉
以彈指起滅之身而上遡瞬息之刻猶以為遠而不能知
則其上無始其下無終者烏足論矣於乎書置汝於天壤
間焉能為有無乎而吾之欲存之者欲因是以寓吾意焉

成塵

耳呂成公曰著之金石不若托之名子之口之不朽也昔
雄石鎮之在宋僅百餘年而其名已滅象山先生為跋其
帖於是雄石之名以存存之者固無益於世變之推移而
觀之者則足以驗夫塊之無窮信人生之如幻銅象之築
塢之疾庶其少瘳矣乎此吾黨之所為梓也誌凡八卷其
門類亦古可喜而文字精細有度蓋宋末舉業盛時筆也
後益以勝國及我

朝沿革事實得九篇載在下卷謂之續誌則穀所僭於乎
百世而下斯編墜復有回余志者乎

嘉靖三十六年丁巳冬十一日至日漢陽歸叟鎮人兩湖

董穀謹識

風俗

人情事變與前代大異蓋自禁海築城官守兵禦利源
既絕徑跡俱非不見異物亦無外慕男惟力穡漁樵女
則緝纒井臼而已迄於成弘之末百五十年雖以見擯
於諸方實以拙自成於樂土既而法密後頽民窮土賤
時愈艱境愈蹙矣差科重則思規避生計薄則慕功名
文盛質衰醇離朴散實世道升降之機非獨澈為然也
雖然天水南渡之後茲地人才輩出當時之盛猶可想
也行見儒風丕振家禮樂而戶詩書當不減於趙宋風
俗何患於不美哉

宣慰楊公齋禮記

勅授嘉興路海鹽州儒學教授徐思敬撰

將仕郎嘉興路海鹽州海沙場鹽司丞江正書

朝散大夫嘉興路海鹽州知州兼勸農事朱維楨篆蓋

孝為百行之原居五常之首自天子至於庶人雖尊卑有
差壹是皆以孝行為本廣而克之塞乎天地橫乎四海至
於鬼神之秘禽魚之微草木之無知莫不感格甚哉孝之
大也昔子路事二親以至孝聞親歿之後南遊於楚從車
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喟然有欲為親養而
不可得之嘆夫子稱之曰由也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

者也前浙西道宣慰少中楊公其居海鹽州之澈川鎮孝
行純篤根於天性事其考安撫總使楊公妣太夫人杜氏
冬溫夏凜昏定晨省甘旨之奉靡所不承卅里鄉黨咸稱
之安撫公不幸棄養少中耐翁擗踊哭泣毀欲滅性奉侍
萱堂太夫人愈篤至大辛亥耐翁改任海道都漕運萬戶
督糧赴都太夫人不疾而逝耐翁聞訃星馳寢不安席食
不甘味棄官請禮視富貴利達澹如也追慕二親劬勞之
思如子路之欲奉親而不可得遂捐捨寶鈔於杭之靈隱
錢唐之萬壽姑蘇之承天餘姚之雲頂永嘉之江心普結
善緣祈求福利資薦二親而耐翁之心尤以為未也復捐

原本俱係墨丁
此處胡職方圖
經云中丞崇祿
公之所簡拔與
余云

鈔米浼本州天寧住持曰水模訥翁補增大藏經文重建
觀音寶殿於寺之東廡朱甍畫棟脩壁菩薩諸大聖像煥
然一新計其僧行之衆寡喜捨齋壇為長生夏供選僧之
廉潔者掌之每歲自結夏至休夏贍僧誦經永貽不朽吁
耐翁之志非欲為己求福田利益惟在資薦考妣莊嚴佛
土而已其為孝行庸有既耶浮屠氏謂南閻浮提以財為
命之市能舍則不厭不煩既廣浮屠之居又益浮屠
之食可謂孝矣可謂誠矣異時衲子登靈山之堂飽香積
之儲能思耐翁普施之心據菩薩乘修寂滅行則耐翁所
以上答二親之患者豈少補哉方丈訥翁久歷江湖戒行
冰潔實宣政中丞 祿公 杖與余為同鄉人三
載往來言其事甚悉願為長生齋糧記余既嘉少中耐翁
之克盡孝道又喜訥翁能成其事於是乎書
皇慶三年歲次癸丑結制日天寧永祚禪寺住持慧明著
翁水模立石

續澈水志跋

澈水志兩湖董漢陽續也事辭道法存而不論矣顧議者曰省有省志郡有郡志邑有邑志澈隸於省於郡於邑而又以志馬志之何為者於乎茲漢陽所為厚德哉昔少原之野有刈薪而哭其亡簪者四非傷亡簪不忘故也澈故土也澈誌故典也恐使泯滅無聞如少原所恨哉矧夫一閭之市名子且謂不勝異議焉澈水古稱巨鎮民風土俗汚隆美惡與時消息者不可勝憶記耶不勝憶記而欲以悉諸省與郡邑使之明白而詳誌焉是以結風望於凝海之寒也非其數之所塞者耶幸有宋志抄本傳流民間固述史之鏡乎已爾非續而終之鏡以成編數傳後將并宋志蠹爛焉一方故實邈不可知後之惜今或又甚於今之惜古而抱忘替之恨者將與宇宙無窮矣則斯志也固期博物者圖形於影察火於灰使得以擬纖麗而覩烈焰與此漢陽所為厚德也

後學仰橋虞志高撰

云爾

續澈水誌卷之九藝文紀終

續澈水誌跋

澈水誌兩湖董漢陽續也事辭道法存而不論矣顧
讓者曰省有省志郡有郡志邑有邑志澈隸於省於
郡於邑而又以志焉也何為者於乎茲漢陽所為厚德
哉昔原少之野有刈薪而哭其亡簪者曰非傷亡簪
不亡故也澈故土也澈誌故典也忍使泯滅無傳如少
原所恨哉矧夫一閩之市君子且謂不勝異議焉澈
水古稱巨鎮民風土俗汚隆美惡與時消息者可勝
記憶耶不勝記憶而欲以悉諸省與郡邑使之明白
而詳志焉是以結風望於凝海之寰也非其數之所

寧者耶幸有宋誌抄本流傳民間因述史之錄
已六州錄而錄之錄以成編數傳後以宋誌
蠹爛為一牙故寧大邈亦不知後之惜今或有
甚於今之惜古而抱之晉之惜在將與宇宙
無窮矣則斯誌也固斯博物之圖形
於影察火於所使以以擬纖毫而
觀列燭與此漢湯所託居統也

後學仰標虞志高標

勅授嘉興路海鹽州儒學教授徐思敬撰

將仕郎嘉興路海鹽州海砂場鹽司丞江正書

朝散大夫嘉興路海鹽州知州兼勸農事朱維楨篆蓋
孝為百行之原居五常之首自天子至庶人雖尊卑
有差壹是皆以孝行為本廣而克之塞乎天地橫乎
四海至於鬼神之秘禽魚之微草木之無知莫不感
格甚哉孝之大也昔子路事二親以至孝聞親歿之
後南遊于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
食喟然有欲為親養而不可得之嘆夫子稱之曰由
也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前浙西道宣慰少
中楊公其居海鹽之澈川鎮孝行純篤根于天性事
其考安撫總使楊公妣太夫人杜氏冬溫夏清昏定

晨省甘旨之奉靡所不承州里鄉黨咸稱之安撫公
不幸棄養少中耐翁擗踊哭泣毀欲滅性奉侍萱堂
大夫人愈篤至大辛亥耐翁改任海道都漕運萬戶
督糧赴都太夫人不疾而逝耐翁聞訃星馳寢不安
席食不甘味棄官讀禮視富賈利達澹如也追慕二
親劬勞之恩如子路之欲奉親而不可得遂捐捨寶
鈔于杭之靈隱錢塘之萬壽姑蘇之承天餘姚之雲
頂永嘉之江心普結善緣祈求福利資薦二親而耐
翁之心尤以為未也復捐鈔米浼本州天寧住持曰
永模訥翁補增大藏經文重建觀音寶殿于寺之東

庶朱藁蓋棟偏壁菩薩諸大聖像煥然一新計其併
行之衆寡喜捨齋糧為長生夏供選僧之廉潔者掌

太 祖高皇帝為本

御醫

太宗文皇帝尤加目 迴公卿大夫莫不與交後值
克誠翁不獨藝高其心更仁齡近九秩陸昇水

世 職事不廢陸州

風帶星匍匐活人於四方者且七十年不惜費不責
報不知有爭亦無所思慮質美貌古暗合於斯地仙
者也石泉翁仰泉之父克纘厥業遠近迎至市焉其
門坦易和樂瀟灑道術有識者 向之以是傳曰積善
降祥吾於韓氏徵之矣寧有世濟厥美無所鍾哉仰
泉其宗子也雖不事其事亦當食其餘况復究意運
氣沉心參朮譬諸栽焉增培之矣吾見其後之益昌
也余復喜仰泉資稟純粹性行畏謹足稱善人無愧
先世然則謂之仁術傳家也詎不信哉韓氏於予為
世交予知韓氏之深者也敢以是而發其心傳之蘊